



戀人之目

戀人之目
豈而且美

十一月
獅子座的流星雨

不再唱的歌

當我的與眾不同
成爲一種時髦，
而眾人都和我差不多了，
我便不再唱這支歌了。
別問我爲什麼，親愛的。

我的路是千山萬水。
我的花是萬紫千紅。

檳榔樹

我的同類

高高的檳榔樹。
如此單純而又神秘的檳榔樹。
和我同類的檳榔樹。
搖曳著的檳榔樹。

沉思著的檳榔樹。

使這海島的黃昏富於情調了的檳榔樹。

檳榔樹啊，你姿態美好地站立；
在生長你的土地上，終年不動。

而我卻奔波復奔波，流浪復流浪，
拖：個修長的影子，沉重的影子，
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永無休止。

如今，且讓我靠著你的軀幹，

坐在你的葉蔭下，吟哦詩章。

讓我放下我的行囊，
歌一會兒再走。

而在這多秋意的島上，
我懷鄉的調子，
終不免帶有一些兒淒涼。

諷諷，蕭蕭。
蕭蕭，諷諷。

狼之獨步

我乃曠野裏獨來獨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沒有半個字的歎息。

而恒以歎聲淒厲已極之長嗥，
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戰慄如同發了瘧疾；
並刮起涼風諷諷的，諷諷諷的；
這就是一種過癮。

我掩卷傾聽你的獨語，

兒淚是徐徐地落下。

你的獨語，有如我的單純。

你的獨語，有如我的神秘。

你在搖曳，你在沉思。

高高的檳榔樹，

啊啊，我的同類，

你也是一個寂寞的，寂寞的生物。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三年八月第一百三十七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ust 2013

137

詩人已乘黃鶴去……懷念紀弦

紀弦本名路逾，1913年生，早年筆名路易士，1953年在台灣創辦《現代詩》季刊，1956年發起“現代派”，追求詩的知性與純粹，影響中文詩壇極鉅。赴美後依然創作不輟，1991年成為《新大陸詩刊》顧問，自此，每兩個月一期皆有詩作在上面發表，直至2005年輕微中風後才漸漸淡出，一輩子都在寫詩，有“詩壇長青樹”美名。2013年7月22日凌晨兩點辭世於加州三藩市，享年101歲。



目錄

No.137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乙輯

秀陶 端午 3
張耳 在人聲喧鬧的候機大廳啄食 3
封期任 高原魂 3
秋原 饑 4
方明 我看見歲月飛逝 4
陳銘華 視聽之間 5
徐金秋 鳳池山 5
聶順榮 種一棵樹在心裏 5

詩創作

嚴力 春天是時代的制度 三首 6
靈歌 終於明白 6
一寒 在高處 6
桑克 湖邊 7
于中 眼光／飛機 7
楊建明 呼吸／水開了／愚人節 7
雷默 零下七度／燃燒 8
南方狼 我在吆喝中現出原形 8
劉京 風總不能／父親的酒／秋日 8
高岸 黑夜的回憶 9
王壘 空巢 9
荒林 陪半瞧詩人參觀澳門 10
魏鵬展 瘋狗 10
俞昌雄 今天看到飛蛾 10
達文 腐蝕 四首 11
銀髮 夢入唐朝 11
資中華 寫給野果／寫給野花 11
李成恩 曲江流飲／大慈恩寺 12
姚詩聰 石頭的病／尷尬 12
夏子 別時 12
杜風人 地契／瓷娃／鉤沉 13
夏野 人生小記一頁的（旁白） 13
刀飛 胡志明市的盆景 14
陳葆珍 觀海 14
王婉娜 紫菜花 14
冬夢 大樹招風 二首 15
彭國全 九寨溝三首 15
王際源 六月／下課鈴響 15

長篙 枇杷／月色／放生池 16
蔡可風 尋找 三首 16
林豪 巨磨 16
遠方 聽風 17
古松 一對運動鞋的自白 17
李斐 食人魚 17
汗青 白癡與天才 三首 17
謝勳 印度德里的街景 18
冰花 父親的淚水 18
杰地 海憶／Tea Break 19
辛上邪 秘密 19
林忠成 鼾聲是幸福的小銀行 19
朱朝訪 陣痛／時間密碼 20
宋蓉 橘子 20
宗清 煽情話 20
韓永恆 山鄉物語 四首 21
游連斌 東獅山 21
蘇卡 純藍十四行 21
藍雨 下一刻的燈盞 22
李黃瓊 夏夜有雨 22
玫瑰曉樺 愛你成殤 22
輕鳴 說戲 23
依雯 糾結 23
施漢威 小巷 23

香港九龍塘官立小學學生創作 24-25

譯詩

非馬 Kim Dower 詩一首 26
岩子 赫爾曼·馬塞的詩 26
木也 Ted Kooser 詩四首 27
陳殿興 普希金的〈七首〉 27

評介

陳葆珍 殘與悲 28
宋寧剛 自然之為療救 30
非馬 動了凡心 31
劉耀中 馬雅·安吉羅 Maya Angelou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詩人已乘黃鶴去……懷念紀弦

顧問：

紀弦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約)
陳耀祖 (越南)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林明理 (高雄)

■秀陶

端午

僅僅是端午的前兩天，我還在心中默念著，今年一定要去買幾個粽子以及其他幾味應節的吃食，好好地過一個端午節。沒想到也不知是怎樣糊裡糊塗地再記起來時，已經是端午的第三天了。好多個中秋、端午及陰曆年都被我不經意地放過去了，真是愧為炎黃世胄，愧對一應的華夏節氣了。難怪連外國人也看不過眼，把端午也發明過去，而且還拿到聯合國去登記註冊哩

聽說端午原來是我們的祖先拿來紀念屈夫子的。因為他在清冷的汨羅江中醒來時，又凍又餓，很糟糕。好心人就包了一些糯米粽子投入水中給屈夫子充饑。此處也正可見祖先們的聰明智慧。粽子不但包出了甜鹹等各式花樣，而且包得嚴嚴實實地泡在水中決不致散開。而且屈先生只要放在微波爐中一兩分鐘便熱氣騰騰了。連太空人也認為這東西好，還把它帶進太空倉去吃。這可是外國想死也想不出來的

我們北方的這個鄰居在聯合國登記時，宗旨一欄不知是否也填上是紀念屈原屈夫子的原故？他們如果說是無關乎屈夫子，而且也沒有把最重要的粽子也發明過去，我們不妨網開一面由他去吧

我們靠南邊的一個鄰居不是也慶祝我們的中秋節麼？不過他們並不說中秋原是因為反胡的通訊需要，把造反的消息藏在月餅中，而後在親友中傳遞。他們只是讓孩子們提了燈籠在月光下活動活動，而且把這個八月十五定為兒童節。所以中國僑民依舊笑迷迷地吃他們的月餅，一點也不生氣別人把中秋節發明過去了

在人聲喧鬧的候機大廳啄食

陽台上的藍莓早已過季，被家人和家雀吃光。家人的意義很明確；家雀則不然。這裡的藍雀，紅胸脯的知耕，還有烏鴉都愛藍莓，一反常態地不聲不響地站在陽台的木欄上察看動靜，見四下無人，則飛落在藍莓叢上一粒一粒地啄食。偶爾一只藍雀吃得高興不小心歡叫一聲，把家人召出來轟走家雀。知耕和烏鴉卻從來不犯這種錯誤，常常在早上人還沒睡醒的時候就悄悄地把當天成熟的莓子吃淨了。家雀們雖然出入在人住的家附近，並不是人的寵物，反而是利用人的生活習性，生產方式為自己謀生的野鳥。在屋檐下做窩的黑頭黑眼睛的小雀 junco，把掛在牆上閑置的魚網墊上細草和家貓家兔的脫落的細毛，變成了自己的鳥巢。一個春夏就養了三窩小鳥，每次四五只小 junco，可謂繁殖力強健。園子裡從植養到野生蔓長各種花草的蒴果，尤其是耐旱的從春到夏末不停地開花結果的乳漿大戟的籽，就成了他們的育兒食品。藍莓過了，花園邊上的野生的苦櫻桃熟了，一樹在陽光下閃著紅寶石光亮的果實，太誘鳥了，小拇指指甲大小的紅果又苦又甜，也有人采來做果醬扎果汁，但樹太高，果太小，對家人說得不償失，對家雀則是美味佳肴。就看見一樹的紅寶石伴著一樹的鳥。城裡常見的麻雀，更是名副其實的野鳥，寧願餓死也不被人在籠子裡豢養，卻毫不猶豫地在家的院子裡，在車水馬龍的街邊，在人聲喧鬧的候機大廳啄食。

高原魂

飛鳥入翠林，我卻入山原，我的骨頭和我的羽毛，生來就是為了那些奔騰而又劇烈的雪崩。

一百年也好，一萬年也罷，我都這樣自由著，聽聞遠處的號角，我依然在高空啼鳴，我願和那些與我一樣的靈魂，放聲鳴唱著，把熱血融進山岩，融進歲月的歌聲。

親愛的朋友，無論你是否看見我，我會朝著和你共同的目標前行著，那蜿蜒曲折，而又有光芒的目標。

我想問，我愛的那些人，我想問，我愛的那些靈魂，那些不畏在嚴寒裡凱歌的靈魂，我們識得世界的時候，當我們識得高原的時候，我們相信他們的目光，不再是傲慢的。

高原魂，一個謙卑而又高亢的靈魂，你是成吉思汗的後裔，信馬由韁地奔馳著——奔馳在無垠的蒙古草原，奔馳在浩渺無疆的歐亞大陸……

蒼狼的長嘯，烈馬的嘶叫，還有那滄桑的馬頭琴聲，引領我，像一隻翱翔蒼穹的禿鷲，在萬物裡搜尋遠逝的真摯和激情……

2013 寄自貴州

■秋原

饞

自從 80 年代沉寂了一陣子的禪，最近幾年又蔚然成風。光是禪學、禪修、禪語、禪詩、禪畫、禪樂以及不大公開的“歡喜禪”就不用說，諸如“一日禪”、“生活禪”、“管理禪”、“談判禪”、“愛情與禪”、“健康與禪”、“文藝與禪”、“股市與禪”、“投資與禪”……形形式式五花八門的禪更層出不窮，而且流行的程度比起什麼瑜伽、養生、塑身、按摩……不僅毫無遜色，甚至更直迫女士們火紅的 LV 包包。

時尚刺激消費，本來無可厚非。然而，我一直納悶的是：類似這些古老的東方玩意為何非要經過日本人（現在是韓國人）加加工，包裝包裝，洋人熱鬧熱鬧一番才能夠回到它們的老家流行起來。而在禮義之邦大行其道的貪官污吏、競養情婦、炫富欺貧、黑心食物……不勝枚舉的國粹為何偏偏不能直銷給洋人？

就在我納悶的時候，修禪而不茹素的我友唯實君八卦地打電話告訴我，在社區附近剛開了一家店名叫“禪”的自助餐廳，供應自由大餐。據說有各種各樣的中外菜式，甚至還包括並不便宜的海鮮，任你吃到飽，可消費不高。我說此話當真？（我心裡暗自嘀咕，任人大吃特吃的自助餐要如何跟禪扯上？）唯實說是千真萬確，絕對不是素餐館，不信的話咱們明天就去光顧。

第二天唯實和我到了這家“禪”餐廳，剛到店前便聞到一陣陣香味。抬頭一望，店名果然是“禪”！進到餐廳裡，但見食客不少，生意似乎不錯。

食堂上擺滿各式各樣的中外菜式，教人目不暇給，尤其是各種魚、蝦、蟹、蚌……的海鮮看上去鮮美可口，更令人食指大動。唯實向服務員問清楚確定是自由大餐，並沒有什麼禪的玩意，便立刻付錢拉著我衝往食堂。在這裡，但見人們前仆後繼，左青龍右白虎地吃得不亦樂乎。而且每個人都兩眼發光，極像一隻隻大肆掠食的餓狼。

唯實說吃自助餐不要盲目的狼吞虎咽，要以智取。先挑昂貴的吃，然後再吃好吃的，湯水不能多喝。吃的時候要隨時留意，一看到有好東西出爐，便馬上手到擒來，制敵機先……這樣才能夠吃得質優量大。（此君看來似乎道行不淺！）就這樣，我們花了大約三個小時大快朵頤，把該吃的食物都吃進體內，吃到最後不能再吃，覺得真的是物超所值心滿意足；才依依不捨地把自己棕熊似的身體慢慢搬運到餐廳外面。

出了餐廳，停車場上不知道什麼時候停了一部救護車，車燈一閃一亮；附近有好幾個旁觀的人。發生了什麼事？我和唯實好奇的靠近一看：但見幾個救護人員正在救護一個頹萎在地上，臉色蒼白雙眼迷惘的中年男人，（看來身形比唯實還要肥胖！）旁邊站了一個焦慮不安的婦人。打聽之下，原來夫婦倆剛吃了自由大餐，男的也許吃得超過，出了餐廳走不了幾步便胸悶腹痛；心悸氣喘。太太慌忙撥了 911。結果救護人員用抬架把男人抬上車，說是要送院急救。頃刻之間，救護車已在嗚嗚的笛聲中遠去，旁觀的人也蒼蠅般嗡嗡而散……也在這時候，身旁的唯實忽然冒出一句：“Oh! My God! 我肚子痛！”（按理他應該說：“阿彌陀……！”）

2012 夏·加利福尼亞

■方明

我看見歲月飛逝

在恬謐的午后，我看見歲月飛逝，它穿過蒼鬱的群巒，讓艸林無意蔓爬成神話森林，溶入的鳥啣聲聲漫攀入更幽邃的山道。偶爾，它會逗停在梵鐘濯洗的古刹，卻留不住香柱飛散的灰燼。而不經意撫摸被潺潺溪流磋磨的石磊，是否無法感觸亙古時光鏈鍊過的痕跡與涼意，鬚鬢只有倒影漸老的容顏被輾轉倥傯而過的年輪發酵著。

在夜幕席捲的晚上，我看見歲月飛逝，它靜息的噬吞你逆數的日子，不管在眩惑的彩燈裡用情慾麻痺迭迷的靈魂，或安恬在親情圍築成溫馨的飯香裡，當流行歌曲被時間的長廊哼傳成懷舊的調子，你莫名的憂傷總會不定時自我放逐，縱使所有年輕時的築夢落落實現也是一種悠悠的感嘆，至於被生活癱瘓的各種失落之輪廓，只好留在心坎拌攪成無盡沉嘆的漣漪。

在晨曦甦醒冰冷廣場的早上，我看見歲月飛逝，陽光開始龜裂昨夜殘賸感性的承諾，從趕赴課堂嗅探發霉的真理直到本能追索生存的謎題，當你成功召喚權力來投宿，又懂得淚笑滿身繭生的愛恨情仇，我們被理性的晝日重複蹂躪腐蝕著，在精準的物慾交易裡，我聽到輪轉時光的憾恨與唏噓虛無的結局。

2013 寄自台北

■陳銘華

視聽之間

視和聽是兩種不同的感知方式，但在各自之前加上偷偷摸摸的行為，則源自人類對他人共有的求知慾。可惜不管在法律上或道德上，偷窺抑或竊聽都是一種罪行。問題只在於那一種較為有趣和值得？翻譯成當代詩人流行的晦澀說法則是何者的“藝術高度”較高？因此，一些迷信聽覺者，便繼續幹他們迷信的勾當；另一些喜歡將聽到的訊號七轉八換為視覺者，也繼續做他們喜歡的好事

撇開其他種種不論，純從科學觀點來探索，視顯然要比聽更有藝術高度！藝術化了的人們正氣凜然，目不轉睛地盯著示波儀上一波波週而復始輪流演出的波形——圓潤流暢的正弦波、尖挺秀拔的三角波、四四正正的方波、飛擒大咬的鋸齒波，還有許許多多亂七八糟、穿越熒屏、上窮碧落下黃泉的，連中學生都認得那是噪音的波，波，波——就像鑑賞女性乳房般專注！寓工作於娛樂，那是多麼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啊

直到赫然看到和聽到自己的影像和聲音時，這些人仍然輪流上陣努力要從這些波形中讀出從前的印支半島、巴爾幹半島、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以及如今的尼羅河、波羅的海、黑海、紅海、各種形狀或顏色的海，北海、東海、南海諸般名稱或方向的海，以及這些地域或海域的行為守則，連帶著多少島事、鳥事、茉莉花事、男女間事、輪流發生新型大國性關係事……都付與笑談中

2013年7月8日

■徐金秋

鳳池山

——城市的那片森林

不知是它佔領了城市，還是城市佔領了它。它們的存在從來就沒有誰是誰非。它們從來都是和諧相處。它繁華它的繁華，它安靜它的安靜。

彎彎曲曲的小路，不，應是伸向城市的友好之手。輕輕打開繁華背後的憂傷，將他或她一路引向春的芬芳或秋的禪意。

它蓬勃生氣的龐大集體，除了努力向明天延伸之外，沒有一絲邪念之欲。風是無意地來，石頭也是無意地生。

它高瞻遠矚。無限深情浪漫嚮往。無數隻手臂舉向蔚藍的天空，摘潔白的花朵，提它星星的燈盞或月光的蓮花，照亮曠世的黑。

它收集鳥的歌喉，早早提速這個城市的黎明。露水剛剛睜開眼，霧色還沒停歇下來，奔騰的脚步又開始了嶄新的一天。

枯藤老樹是一段抹不去的深邃流年。小橋流水是保持的一葉江南時光。翠竹是不改初衷的內斂俊秀又青蔥的年華。這些是必須的，畢竟每天都要遇上走不回村莊的城市人，並被他們環繞著懷想一遭。

事實上，它稍一低頭，也撞見了這座城市創建的璀璨與文明。

零零散散的野花循著季節適時不誤地開著，蘭花、白蓮花、苜蓿花，

各種各樣藤蔓的樹木的花，不張揚，也沒說話。以各自的暗香傳遞一種安靜而神秘的氣息。除了習慣蘭花的品性，其他的花未必你都能懂，哪怕是整天圍繞著它們轉悠的蝴蝶蜜蜂。

這，好像與一座城市無關，與一些人也無關。夜深人靜，森林不會陷入睡眠，而是將闊大的孤獨裝入一粒蟲鳴。

2013年寄自湖北

■聶順榮

種一棵樹在心裏

不聽鶯歌不賞燕舞，不聞鳥語不嗅花香，甚至不在乎陽光有多溫暖燦爛。只期待惠風和暢細雨翩跹，只專注於在心裏栽種一棵小樹。

種一棵樹在心裏，在時間的回廊裏，她悄悄抽芽、成長，挺拔出偉岸的風姿，高聳在我心靈的懸崖上。她不斷地用綠葉拂去我靈魂裏囤積的塵埃，在困惑、彷徨、失意的時候，為我釋放正能量，激發我的鬥志。內心的隙縫原本已經被俗世的蕪雜擠壓得越來越窄，越來越陰暗；但是隨著這棵樹的葉茂和根深，我發現我狹隘的思想愈來愈曠達，進而可以縱橫馳騁在未來美好的路途上；我的心空也越來越敞亮、乾淨，開始逐漸呈現出三月天的明媚氣象。種一棵樹在心裏，不求她在我人生的道路上開花結果，也不求她招徠什麼鳥兒唱出婉轉的歌謠。只要這棵樹，在我偶遇挫折抑或磨難的時候不倒，我就不會在生活面前低下高貴的頭顱，不會在人生的低谷裏一蹶不振。

2013年寄自雲南

■ 嚴力

春天是時代的制度

兩只蝴蝶以性別相異的翻飛
令空中充滿了情詩朗誦的節奏
其實不需要它們的上場
我一張嘴
就喝到了帶有體溫的陽光
內心的禾苗不講禮節地快速生長
很快就從好幾種器官裡蹣跚了出來
它們顛覆了初春的寧靜
影響了讀書的方向
它們樂於生產的積極態度
證明了春天是時代的制度

2010.11.改於 2013.

你忘了鎖門

你忘了鎖門
如果沒有竊賊光顧
你也會想像出幾個小偷
因為你忘了鎖門
就可能被自己的隱私
檢舉成一個壞人
你忘了鎖門
渾身失去了自在的感覺
因為你忘了鎖門
誰也攔不住你
從任何地方急著趕回去
你忘了鎖門
就像沒穿衣服
器官無法停止害羞
你忘了鎖門
世界處於陰陽失調的不安中
因為你忘了鎖門
勃起的鑰匙
恨不得變成褲襠的拉鎖

2012.11.5.

■ 靈歌

終於明白

遠行是好的，逐漸懂得
回眸
學會在熙攘人群中尋找
守候
雲不貼著藍天，魔術需要空間
鳥翅決不碰撞，飛翔不是自戕
水的歌聲，繞著山谷轉

光探入水中，測量折射的角度
潛泳為了品讀變形的奧義
手勢需要距離，交給光分析
一前一後保持

聲音要穿越，要擴散要悅耳
思念要撒網，要張縮要收線
揚塵要沉澱，要水落石出
你不得不挪移
給新芽些距離

2013年寄自桃園

民以食為天

民以食為天
但天上充滿不兼容的品牌
每個品牌用傳統的語言
為本民族的食欲服務
盡管歷史中隔三差五地
出現想吃掉整塊天空的人
消化不良的結果
無一例外

2013.1.

■ 一寒

在高處

繼續向前走，向上走
走到最高處
一支煙，一杯酒，一把火
一縷迎面而來的風
掀開我的衣衫
讓我以一棵樹的姿態，昂然佇立
把一些形而上的想像
懸掛在一棵樹上。面向蒼天
傾聽太陽的心跳

在這個黃昏。一個人
遠離都市，和村莊
拋棄內心的泥污
夢想，以及慾望
獨向長空。以禪者之心
聆聽，或者感悟
來自飛鳥的聲音
來自雲朵的聲音
來自空氣流動的聲音
看鷹的翅膀，划出一條完美的弧線
在遠方，張張合合
拍打著淚水，血漬
連同一顆破損的頭顱
連同一顆失魂的心臟

而此時。此時
花期已過
鐘聲已遠。只有殘陽
一抹殘陽斜掛在天邊
鉛華消退
夜幕降臨時分
該想些什麼
丟掉什麼，又忘記什麼

2013年寄自陝西

■桑克

湖 邊

湖面仿佛一塊乾酪，
覆蓋著積雪的糖霜。
在本質的毛玻璃之前，你只能一直繞圈子。

只能思忖表面的痕跡是怎麼形成的——
喀納斯湖的平靜多麼深邃；
與凱湖保持著凍僵的波濤。

而山林也是那麼不同，
黑白兩色倒是黑白兩色，
但排版與插圖的方法卻如美人與龍。

躲在更深的深淵裏，
聽著心臟和雪秘密的交談：
你不喜歡特殊，也不喜歡普通。

在冰上輕輕劃出淺痕，
在條絨突起之間的低谷——
哦，是耳朵以少勝多！

而你不合時宜的信越寫越長，
在心裏翻頁，
在夜裏清場。

在夜裏，
柴油的熱情取代柴火的熱情，
取暖的舞蹈——

是你和我一同創造了記憶，
是你和我一起看見了一條神秘的冷水魚，
是你和我一樣既驚且懼。

不是對著嘎吱的象徵發出的，
也不是對著新穎的不滿意，
更不是忍不住朝氣蓬勃的暖氣。

膚淺的喜悅，
表面的悲傷，

■于中

眼 光

夏夜裡的
一隻蟬
在裸讀
一本有聲
有色的
書

6/2/13 寫於休士頓

飛 機

天空中
一支
划過幾抹
雲的
微笑
仍若無
其事地
扶搖直上
再作
塗鴉的
筆子

5/28/13 寫於休士頓

是我，是我掠過湖面的暗影，

是冬日旅遊區的岑寂，
是傾斜的雪坡，
是找不到經典駢計的蕭索。

而師法敏感的人，
你一旦貼近她胸腔的時候，
就能聽見湖底湧動的暗流……

風也在那裏存身，
還有光與錯亂掙扎的時間，
全是稀罕的珍寶……

2011.12.22.24:21 哈爾濱

■楊建明

呼 吸

這個夜晚
我要離開這裏
我要到
最熱鬧最繁華的地方
狠狠地
呼吸一下
那裏的
骯髒空氣

水開了

水開了，鑼鼓響了，心在跳動
水汽氤氳，還是硝煙瀰漫
總有一些力量讓沉默的水開始沸騰
上升，上升到天空和白雲對話
自由自在的腳步以及言語
讓笨重的壺蓋開始戰戰兢兢
並且發抖顫慄
水開了，瓦特的水開了
讓輪船開動了讓飛機飛起來了
哦，親愛的，不要心急
他們的水都開了那麼久
我們的水也該快燒開了吧
不信，你看那些水泡正咕嘟咕嘟
此起彼伏地往上冒

愚人節

愚人節的早上
我一會兒看電視
一會兒看報紙
最後，我把眼光停在了日曆
哦，愚人節的早上
是一個星期日的早上
可是我看不見
掛曆上星或者期
我只看見一個紅紅的日字

■雷默

零下七度

零下七度，突然降臨在六朝古都
零下七度，邂逅了全球經濟危機
零下七度，銀行降息，股市暴跌

零下七度，早晨飄起了雪花，人們捂緊被子
零下七度，聖誕老人在商場門前，身影孤零
零下七度，經濟學家在雙門樓賓館大談
風險和機會

零下七度，地下鐵依然從奧體開往邁皋橋
零下七度，冬至，人們依然在風中焚燒紙錢
零下七度，路燈一直堅守到了黎明

零下七度，山谷更加清冷、空寂
零下七度，小河失去了笑靨，長江方顯本色
零下七度，鳥兒停止歌唱，青蛙和蛇，
陷入更深的睡眠

零下七度，水泥和鋼鐵
橋樑和高樓
零下七度，城市更堅、更硬

零下七度，陽光和爐火
擁抱和親吻
零下七度，生命更柔、更軟

零下七度，大衣、帽子；口罩、耳套
我們把自己裹得更嚴
零下七度，我們只留下眼睛
發呆、張望，在零下七度的風中

燃 燒

秋天是一個巨大的焚燒場，
那留下的灰燼，隨時間飛揚。

■南方狼

我在吆喝中 現出原形

牛不經意走動的距離
移動我的腳步
去尋找童年的歡樂

沾著糞土的竹鞭
或者更髒的枝條
都是我親近牛的工具

躺在草坪 站在山坡
我用條子監視
牛在我蕩漾笑臉的地方
默默無聞

牛的溫順的悠閑的姿勢
我焦急的等待
叩開人與動物的情結

暮色漸濃
我丟失秦磚漢瓦底下的書生意氣
揚起黝黑的手臂
裝扮牧人的腔調吆喝
一聲吆喝
我就現出了農民的原形

腐爛是另一種燃燒。蘋果
被一輛輛卡車運走。
稻穀消失在，麻雀的胃裏。

地球正在遠去，像一隻奪路逃跑的瓢蟲。
星空之下，古老的江河、海洋
一隻隻眼睛，變得如此遲緩，迷茫。
樹葉抓不住天空，雀巢留不住溫暖。
遼闊的草原啊，最先感受了寒冷。

2012年寄自南京

■劉京

風總不能褪去泛紅的葉子
雨也不能
歷史再也不會
看到你如此的明眸
在雲裏 在霧裏
像蝴蝶辜負了錦繡年華
像梨花錯過了豆蔻青春
再不見你的身影

父親的酒

在我年幼時
父親窗沿上的那瓶竹葉青
就已無法挽回
長大後第一次陪著父親喝竹葉青
父親以某種興趣看著我成熟的臉龐
我沒有過多的喜悅和悵然
那種表情我保留了下來
中年時給父親帶了一瓶竹葉青
父親推脫說
這酒放著過年咱爺倆再喝
快過年時 屋子一片靜寂
盯著窗沿上的那瓶竹葉青
已為時已晚了

秋 日

天氣不會總是像這樣
令光線肆無忌憚地擺在臉上
葉子載不動絲毫的羞澀
從牆角溢了出來
像光束飛出我們的心
被一層層穿透
鏡頭前拍下的那雙明眸
以此來抵禦那些模糊的鏡像
秋天快要盡了
那些青蔥的歲月
數著陽光
慢慢老去

2013年寄自寧夏

風總不能

■高岸

黑夜的回憶

1. 通往診所的道路

診所像遙遠的城堡
二里路的街道
像一個漫長的鬼魂世界
沒有燈
只有高高低低的房屋
野鬼似地蹲在路邊
一個比一個恐怖
樹是房屋的幫兇
舉著劍
貓是鬼的哨兵
在巷子裡巡邏
踏過地上撕扯的影子
將形形色色的大鬼小鬼活鬼死鬼
拋在身後
唯一的路通向城堡

2. 診所

海一樣淹沒的夜
在路燈開關的走廊的邊緣
坪子的夜色像波浪一樣想撲進來
沒有聲音
所有螞蟻的吼聲 呼喊
沉沒黑色的海底
一只時鐘在白色的牆壁上被槍擊死亡
這唯一的孤島
只有空蕩的走廊顫慄的寧靜

3. 風暴

一場無名風暴襲擊小城
狂風到達診所
像一隊持槍的士兵
掀動綠色的琉璃瓦
敲打陳舊的木門窗
撕去門上的對聯

溜進藥房搜索
又跑到後院
在蓖麻樹和陰溝裡翻動
在坪子中央
用鞭子狠命抽打一堆頑石
然後從大門蜂擁而出
向曠野揚長而去

這不過是狂風在萬里征途上
順路襲擊一個小站

4. 病源

是一只黑蜘蛛
爬過一枝無知的花朵
將地獄的病毒
從峭壁的狹縫帶上來
留在花粉上
搗鬼的風將它吹散
於是 病像植物一樣蔓延
比深山的牛草更茂盛
一萬種疾病
一萬種草藥
但原初的病根在哪裡
高山平原
何處去尋覓
鬼鬼祟祟的風
還在大地上吹來吹去

5. 對話

流浪的人
你來自何方
你為何唱著北風一樣嗚嗚的歌
大雪封閉家家戶戶的門
你穿著雪花的棉襖
沿地獄的街道尋找火爐

我有個溫暖的家在另一個世界
驟然間被暴風雪拋在這裡
我失去了一切
只有一根拐棍的骨架

■王壘

空 巢

村莊的骨頭裸露
老屋像是被賊掏空
留守的兒童
如同小道上僅存的黃葉
一陣風
讓白髮老人難以周旋

牛羊不知去向
雞犬之聲無處相聞
門窗的眼窩深陷
流水找尋著回家的路途
老井交出深不可測的謎語
現實的答案懸掛在
結滿蛛網的屋檐

糊牆的報紙上
那些舊時的新聞
早已被光陰的髒手拖走
麻雀終日為生計發愁
它們吐出的不是鳥語
倒像是瘦弱的詩人
站在弱勢的邊緣
大聲呼籲

2013年寄自揚州

頂起人的恥辱
我沒有瘋
我的歌比暴風雪悲傷
但我的思想比風暴理智

你一個人獨自往哪裡行走
燧石的火星已被暴風雪埋葬
街道很快就到盡頭
但這世界只有暴風雪
沒有盡頭

■ 荒林

陪半瞧詩人參觀澳門^①

為了讓你清晰地看到澳門
我的講述調動了你詩的辭彙
帆船、炮臺、傳教士
還有鯨魚吐在大海上的龍涎香

微笑掛在你的臉上，當我說龍涎香
皇帝和嬪妃們離不開它
相傳是龍的吉祥之物
來自深海，龍顏歡悅之時降落

它是嘔吐物，即使現時也無妨
用來激動慵懶和厭倦的情慾
還可抹平劍影刀光過後的恐懼
那時沒有心理醫生，它是海盜們奉獻的靈丹妙藥

使我們看到生活的細節，歷史的折皺之處
大部分時候平靜的構成與突然翻卷的魚肚
你開始講述她青春美麗的容顏和購物的歡愉
當她攜手把你扶上流動電梯，我也敬佩

在澳門博物館，一艘龐大的帆船停靠
底層是白色石頭，用於鋪設新馬路
中層是葡萄酒，用於禮賓和貿易
還用於，上帝最後的聖餐中那紅色的象徵

上層有各種藝術品，神聖的嘔吐物就在當中
一架鋼琴彷彿在演奏
這正是與漢文化不同的序曲
生和死和婚禮都在教堂舉行

他們把龍涎香和自己送到了這裏
也改變了別人
我與你同在
這是神的博愛還是人的戀愛
在我們此行不達的山頭和彼岸
盲詩人的雕像面向洶湧之後平靜的波濤和賭場^②
當她給你拍攝炮臺留影

■ 魏鵬展

瘋狗

這是一個面目模糊的擂台
癡笑是這裏的配樂
撕爛衣衫的赤裸
看不到一點性感
兩條瘋狗狂咬於泥池中
鮮血化在泥水中還有血腥味
格子爬行的美人
不必在鏡頭前塗上半點胭脂
捧交在泥漿中
贏的輸的都一身泥
觀者大笑
洗不淨污泥
跑過嗤笑聲中的黑森林
曙光中
落盡綠葉的木棉樹
多點血紅的顏色

2013年6月23日下午

一株鳳凰木燦爛如婚禮
我彷彿聽到你內心的大海和鯨魚
卻因光芒眩目而不見

①半瞧詩人，劉艦平，小說家、詩人，因遺傳，美麗的大眼睛失去視力，他依靠聽力寫作和觀察世界。

②葡萄牙詩人卡蒙斯，是葡萄牙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詩人，其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在葡萄牙文學史上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根據傳說，他還曾在澳門生活過，並因遭人陷害雙目失明，在一個石洞裏寫下《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部分章節，但這具有傳奇色彩的經歷至今仍存爭議。在澳門離島的山頭，有詩人卡蒙斯雕像，面向大海和賭場。

■ 俞昌雄

今天看到飛蛾

今天又看到飛蛾，沒有我們想的那麼複雜。朝光亮去
整個兒撲在紗窗上，裡外兩個世界，人的身體就是這樣
飛蛾做的比我們要好
最簡單的動作，狠命而決絕
如果這也算儀式的話
長不長翅膀，是否能飛到無窮處
那已經不算什麼。可是
我們攜帶的骨架，有時硬
有時軟，也願花上幾十年的時間
做同一件事情，在浮塵中
我們閃爍，黑與白，生與死
飛蛾定然也看見了這些
它們無計可施，只有那空氣
是對等的，某個瞬間
那當中一只會成為我們隊列的一員，而離開我們的人
也有可能正從黑暗中回來
也有可能正撲在自家的紗窗上
飛蛾只在這樣的時刻才顯得神秘，再也沒有東西可以用來辨認
它的模樣，它已解開束縛
在我們自身還不能確定是否存在邊界的時候，飛蛾
早早地獲得了比死更高的形體
我們每個人都要死上兩回
一次是斷氣，另一次被徹底遺忘
而它們，就在這兩者間
冷不丁地撲騰一下，再一下
這意味著那未被說出的都不是幻影，畢竟，在途中誰都有禁錮之地，哪怕從未退讓
哪怕是飛蛾，或我們

2013.3.11 寄自福州

■ 達文

短歌 (一)

路邊的花
有時候很誘人

陽光吻了吻
回到雲端

你我之間
沒有愛情發生

短歌 (二)

你無法追隨歌
模糊的音符

閉上眼睛
彷彿坐在山巔

你不知道的寂靜
其實很近

腐蝕

我最喜歡讓大樂隊
掩蓋無助的呼喊

如果切割真的短暫
如果看到亞利桑那
年輪的內臟

三原色

孩童時代
就感覺到晨光的亮度

■ 銀髮

夢入唐朝

夢入唐朝
既可動輒出口而成詩
且極盡粗製濫造之能事
多產詩人捨我其誰

我在東市沽名釣譽
西市吹捧唱和
到南市附庸風雅
飯局之後
往北市瀟灑瀟灑
遞稟
申請進入
詩史

心中暗忖
為避免前功盡棄
在向史官遞交著作證明時
切勿忘記
夾帶
別人意想不到的
紅包

一覺醒來
卻見一大堆贈送剩下的自費詩集
在冷氣房間的一個角落
仍繼續做夢

2013-3-10 紐約

從窗口外
山背後
到達雪原

招幡 雲霞 深黑的腳印
令我從此迷魂

■ 資中華

寫給野果

你一定開過花
不然
怎麼會有
現在的果

你開花的時候
蜂也來過
蝶也來過
而我，卻不知道

歲月留給我們的
有成熟，也有酸澀
叫你一聲野果子吧
你的過去，沒有我……

寫給野花

無論是山野路邊
只要有一點點土壤
就可以生根開花

不管是春夏秋冬
只要給你一點陽光
就可以靜美綻放

風兒把你吹到哪
哪裡就是你的廳堂
不爭大雅不當花瓶
你的天空多麼寬廣

2013年寄自廣州

■李成恩

曲江流飲

青林重複，綠水瀰漫
新科進士提壺來了，我呆立一邊
像大雁塔懷著一顆慈恩的心

山水人文格局裡的盛世曲江
迎接我遺址一樣古老的身份
我是李家最小的詩人，一仰頭
嘔就飲下了這一小杯

我聽見大雁沙啞的叫聲
仿如過世多年的母親叫我

在曲江，我把體內的遺址都呈現出來
唐代的身式要勝過明代的傳奇
小橋的沉默要勝過流水的叫喚

我早已過了撒嬌的年紀
現在我只屬於傷懷，看到曲江美景
我就為漢唐的進士高興
他們集體來到曲江
像我一樣傾聽大雁的叫聲

青林重複，綠水瀰漫
我聽見母親呼喚進士回家的叫聲

大慈恩寺

在長安我早早起床沐浴更衣
想起昨夜的夢境抵達了曲江新區

我踏進大慈恩寺的庭院
一頭撞進了晨鐘暮鼓的教誨裡
唐代的教誨穿著袈裟

我抱著玄奘一樣的鐵鐘
敲打曲江新區的湖面
我看見大雁塔站起來，搖搖晃晃
抱著我叫太子李治

■姚詩聰

石頭的病

酒鬼和暴徒對石頭的病
不以為然 當然也不會意識到
石頭病的元兇就是自己
江湖郎中應邀為石頭治病
盡管心懷鬼胎
他卻拒絕 他才是真正的兇手

第三個新年的左鄰
酒鬼和暴徒又提前回來
做起生病石頭的監工

尷 尬

那是水中的落花
枯寂 萎縮的火苗暗自
在掏空而成的黑洞
不時游上來
齊腰的風 水一樣吞噬全身
一樹的擺動 萬樹是悲風
就像逐漸浮出真相 無奈
卻還是更恨吸血鬼

李家的女兒今天來了，香火繚繞中
我像曲江新區的風，左一吹是盛唐
右一吹是明清，我搖搖晃晃
穿了一半袈裟，內心裡卻懸吊一口鐵鐘

母親呀你死了多年，我穿一半袈裟
用額頭一下又一下撞擊晨鐘暮鼓
撞一下是慈，撞第二下是恩

李家的成恩，一個穿袈裟的女子
出現在曲江新區，庭院鮮花爭艷
仿如玄奘的心跳，我抱著大雁塔
就像抱著孝子李治

2013年寄自北京

■夏子

就要將息
疲憊的旅者倦了
最後一個眼色投遞給夜
索回押在地上
我的影子

回不回頭都是岸
夢已沉寂的林巾
草草的顛躑沿途下葬

恐懼成群湧進
謎底就被揭穿
細節瀰漫成騰騰的霧
戍守神識的誤區

以為側身
影像交疊的重門
遠馳光燧盡頭，我將
輪迴另一個我

以為翻過那黑
那錯遭時空流放的色澤
蟬蛻的身姿裊裊
是諦見生滅，寂寂
與熠熠的相迎

以為，要穿越
更多久的洪荒
那遙不可及的永遠
蒼老了天地
迫到眼前的結局

揭諦揭諦
八萬四千億
盈耳的經文不住次第的心
眾生擁擠的渡口
那些下墜的記憶
只揀選一泓
最澄澈的迴音
植存此生

■杜風人

地 契

秋風將一枚出岫遊雲的郵票
貼上沒有封口的河流
風信子捎曳一大郵包的秋水
華夏的春秋紋絡 書寫在一片片
落葉的明信片上
鯉魚吐泡的煙波河傳
散播一枚一枚鳥語蛙鳴的山水標本
拼湊滄桑 剪貼經典

南山的秋菊 驚歎陶淵明杯中的
園圃叮咛

一稗一穗一草一木一土一石的
仁慈驚蟄 是大地母愛蟄伏的
愛無邊 因為他胸中空無一物

蒼生芻狗的信仰 是零汀洲
蘆葦蒼涼的手勢 是啄木鳥
戳破木心黑洞中的殘章斷句
莽莽青天 重若杜牧的墜樓人
生死陰陽之界是李賀墓碑的投影
也是李商隱愛無痕的井中隱痛

北宋大畫家的拜石老人米芾
他落筆的雲天有痕無漬
他見石即拜 因為他的信仰
是堅硬的潔癖 他硯墨的胸懷
有多乾淨 去問蘇東坡

拜石老人叩拜半生的神州 時空舛逆
已無終南山的石碣 欲望崛起的
城堡重重 容不下心靈的一罅幽微
砍斷千秋唯有當下 人們的肉眼
只相信堅固塊狀的硬著陸才是硬道理
因為他們的信仰是鋼

全球化的天空 佈滿虯根盤錯
鋼筋的鏈 掙扎鏈上的生命零件
製造繁榮高速的快感 製造

文明的垃圾 劃地為牢的地標圖騰
蝸蟻蝸蟻一網物種的聯合國
一國一地契 連愛情也要有地契
沒有天地悠悠 連領空滄海
也公私經緯分明 越界
就是戰爭

用整輪月球孤獨的重量 也軋不平
我杯中的劉伶塊壘
因為他家屋天地的酒國
沒有地契 當今的五湖四海五大洲
天空網絡的捆綁地上地契的綁架
地球已是一枚淪落輪椅中人質的繭

瓷 娃

生命緣起突破的堅硬時間
偶然的逅邂 碰撞
一隅感情凝固鏗鏘的空間
生活傾軋的滄桑拿捏 為了揉搓
鑄錫塑造一莊周逍遙的夢
山花野花飄逸幾許蝶粉蜂黃
每一朵夢花都擁有多視角的翅膀
同樣有夢的花容 百媚不能回眸
藝術信仰的掠美觸角
往往為了自由卻被自由凌遲
當伊娃被挪移被擺設裝飾之餘
遂發現被珍惜如愛情的
唯美犄角結構 乃原罪虛擬的
一觚稜淒美易碎的孤獨

鉤 沉

沃黑的土壤可以播種陽光
夜黑清風 戀母情結的
柔情似水如夢纏繞古今的月圓月缺
可以繁衍孵出一籬筐一籬筐璀璨的繁星
為什麼為什麼 機關算盡的陰暗心溝
茁不出一朵夢 沒有月
何來的有情物 沒有夢
何來的有詩物 零汀洲的蘆葦
偃向空茫 叩問五千年道統導航的軒轅

■夏野

人生小記一頁 的（旁白）

大海潮起潮落
黃昏遠離太陽
在風中界定生命的
痛苦，漫漫抹去透明的骸骨

火的孤獨
在山坎上
寒冷顫悠
閉上眼幕

奔過疲倦和渴望
怎能尋回童年的夢幻
暗無天地的跑道上
神秘年齡美得徹底

穿過夜，毫無解脫
穿過日落，旭光早來腳踢
等待——一縷白雲？
迎接——神秘晨曦？

（搖搖擺擺的唐老鴨扭著肚
皮呱呱吶喊
自作聰明安詳得福……）

2013年5月5日
於新澤西山野新村

信天翁翅膀上道與義的良知是何物
今安在 瞬間天使展翼掠過有情海追夢
后羿仍在追日 杯中已沉溺一輪醉月
一朵醞酏醺醺的天堂鳥
正飛揚跋扈地向獨釣
太湖太息的漁翁招手

July 4-2013

■ 刀飛

胡志明市的盆景

我走在胡志明市的黎利大道上
(西貢哪裡去了?)
一排排的美女廣告
無精打采地強顏歡笑
向著來往的行人送上秋波

如此炎熱的四月天
只要點燃一枝紙煙
整座城市便會燃燒起來
熱騰騰的不見雨來
只見汗衣濕濡濡地貼著背肌
渾身活像蒸籠裡裹著的粽子

那年也是
把天空怎樣扭擰
也擠不出半滴雨水
昔日的吉迪娜街今天的崛起路
對開的那座戰士紀念碑
(怎麼不見了?)
還記得那是兩位年青的大兵哥
戴著低低的頭盔壓著眉際
無神的雙目眺向
落不出淚的天空

當年的我曾經詫異
是誰雕塑這座滑稽的石像
手中的衝鋒槍
對準自家的國會山莊大門
似乎要說：
(議員閣下，請說話小心些)

戰爭是一場理念的爭辯
當一切歸於靜止，和平到來
旋即宣佈挑戰的一方滅亡
人們開始興高采烈地慶祝
卻忽悠了另一場

■ 陳葆珍

觀海

城市的喧囂
被你掩蓋得
無聲無息
紛紜的世事
被你沖刷得
一乾二淨
在你懷抱裡
一切是那樣的
坦然

2013年6月7日

無煙硝的戰爭正在醞釀
公正對決貪腐
溫飽對決貧窮

當我從胡訓業街轉入迷靈廣場
半環型的草坪中央
仍豎立著昔日的陳興道像
意氣風發地一手按劍一手指向
眼前不遠處粼粼流水的白騰河
就像當年指揮浩浩蕩蕩的戰船
豪氣萬丈的英勇抗戰

下午猛烈的陽光散滿整個廣場
寥寥落飛來數隻白鴿
自我嘖咕不知說些什麼
我仰首瞻望
這位曾經凱旋歸來的英雄
青銅色的盔甲上泛起斑駁的銅綠
一絲傷感驕然像輕雲般飄過心頭
大將軍畢竟比前蒼老了

2013/04/05

註：陳興道是越南陳朝時代一位抗元英雄，曾大敗蒙古兵于今越南廣寧省之白騰河。

■ 王婉娜

紫菜花

人來人往
你安靜微笑躺在那裡
若我尋找多年
那個瓊瑤紫貝殼
閃亮流逝的海水
夢遊一國又一國
變臉變心的人生
花不紅葉也不綠了
一層一層的
藏著流動的饗宴
法蘭西小城
連菜也浪漫
光芒紫色天鵝絨
綠菜花不再驕傲
你已非你
過去現在未來的
心不可得
新鮮的你
穿越過去現在未來
菜曾是一朵綠色的花
一叢永恆生命的樹
當菜彷彿雲彩變紫
痛苦執著不再是難題
無常的生死算得了什麼
忘川的小河
喝了川水就忘了一切
忘了一切也忘了自己
記川的小河
記起一切也記起自己
紫菜花的前身是
綠菜花

2013 加州

■冬夢

大樹招風

驟雨的午後
有鴿子亂飛

蟬在榕樹上
唱了好久

夏天
沒有什麼比蟬的歌
更為動聽

整座園子
除了大樹
除了招來的風

那綠過我歲月的盛夏
早已成為
寸草不生的回憶

幸好
返家後我喝過的這杯茶
仍暖暖的，未涼

張默贈 《詩與水墨》小集

水墨滲開
詩現
天地行走
一筆濃淡
擦撥
滿城燈火

後記：收到臺灣《創世紀》詩社刊行張默前輩寄來全套共四張他最近的“詩與水墨小集”（A-D編）因屬非賣品，對於我來說，這份情誼的確彌足珍貴。

■彭國全

九寨溝三首

愁腸

常常憂心恐斷腸，總沒人疑問
是不是與拉肚子有關
引起病的鄉愁算不算不合衛生

九曲迴腸有多長
趁未寸斷，真想
量出長度，給千古找出答案

去九寨溝
從紐約經三藩市轉飛機前往
當一下成都機場
心一下子釋然舒暢
覺得迴腸的結 解了
用不著丈量

海子

這美，水的美
即使天堂擅於造奇
以鬼斧兼神工再翻新瑤池
也不能媲美
即使地獄最悲涼的淚水淨化出來
也不能比潔

青天，以及天外天的天色
經峰巒千萬重過濾而出
盈盈注入海子，一個
又一個海子盛滿純藍
給自呱呱墮地初浴以來的身體
做一次心靈洗潔
滌蕩殆盡我數十年的塵俗
仿如又一次出世

瀑布

那瑤琴彈“高山流水”
因知音鍾子期之死

■王際源

六 月

六月，雲侵蝕了整片天空
眼睛卻為一個影子亮著

六月，風撼動了連橫的崖壁
耳朵卻為一個聲音開著

六月，雨澆透了一座海島
心卻為一個人晴著

下課鈴響

下課鈴響，臺上的讚美詩還沒念完
白球鞋飛出窗外
一個人怎能組成一座綠茵場

皮球也追不上狂奔的犀牛
青春落在最後
不知它何時會走
此刻，綠茵場
是溫布利 是梅阿查
皮球飛來，球鞋奔去

如果把時間一起帶來
或許鈴聲就不再響
怎麼，還有人不解春光
方程式也解不出這數學題

被伯牙摔了，琴摔得粉碎

“江上何人初見月，江月何時初照人”
那輪月光引起張若虛質疑
未經論證，不敢跟時光消逝

當今，九寨溝發現一奇跡
鳴響淙淙，白光熠熠
許多人來考究 鑑別
是不是瑤琴的遺響，是不是
“春光花月夜”那光的凝結？

2004.7.5

■長篙

酸酸的
甜甜的
結在同一棵樹上
原來
枇杷也持有不同的心情

翻開一本詩集
尋思
哪一顆是陰天授粉
哪一顆在初夏開花

月 色

白
象牙白
像一位過路女子的飄帶
遺忘在窗臺

勾引著
我的靈魂
向你追去

放生池

——記長沙開福寺放生池

放生池外
人頭躡動
紛紛拍照 調侃 戲謔

鐘聲傳來
誰在寺廟內抽得一支上上籤
從此榮華富貴
不枉虛度

翻開一冊經書
方知大家都是戴罪之人
有幸苟活

在這有限的空間

2013年寄自湖南

■蔡可風

枇 杷

尋找 ——讀高爾泰圖文

家園
躲藏在憧憬裏
飄飄然
到處遊蕩

向光的永恒
渴 望著追求的夸父
撐持相伴的手杖
鄧林
化為最後歸宿

日高 月也高
避開人間的神話
速度攪拌了時空
築起範籬 把
美和自由
分隔在銀河兩岸
等待
家園去尋找

2013年七月於紐約

注：高爾泰著“尋找家園”、“美是自由的象徵”等，畫“夸父”皆當今傑作。

清明·祭奠

奉上了
一盞茶 一杯酒
彷彿又聽到父母訓導
茶滿欺 酒滿敬 的
遺音
我在茶和酒杯中
都加上了幾點清淚
分辨不出那杯是
欺 那杯是敬

■林豪

巨 磨

我探身井中汲水，它從井底輾過
在遠方，溪水淙淙如縷
我跑向高山之巔，靜觀蒼穹
天際模糊，只有湧動的浮雕錦簇
昨日黃花有如日曆的粉末
拿起噴吶勁吹，在拔節的莊稼田疇
星的碎片俯拾即是
喘息床上，隱入夜幕的邊緣
恍然有另一個星球在嘟嘟囔囔
我頭一回擦亮一根火柴
它的光照亮一切
那時，人與螞蟻都匍匐在磨盤上

島岸線

傲然屹立萬千年的群群島島
為自身製作了重重疊疊的岸線
從無定準，一派胡塗
浪了，又再是浪
咆哮著來，明擺出
衝向島上最高點架勢
力度盡了，頹然倒退
歎息著倒回深沉的大海
大海，含笑著接納
一個接一個
咆哮 歎息
永遠在包容
永遠在接納
深深地知道 是
有風 有浪 有島在
就有永不重複的島岸線
劃出來的緣故

——致為島嶼所屬權紛爭之諸國——

■遠方

聽風

就為雨
下得那麼貼心貼切
那麼不食人間煙火
我終於靜下心來
聽風
渡船就泊在半空
暮色一如撒開的大網
留著想象

其實她並沒多說甚麼
只是隨意聊了幾句
早春的小道消息
更多的時候她在唱
唱祖先唱過的擊壤歌大風歌
唱天地輪迴河東河西
歌聲漫過盛開的油菜花
從遠處飄來

我竟然睡著了
也許這就叫緣分
誰都知道
失眠
是我今生的天敵
為了那曾經的牽掛
早在前世
就已結下了樑子

李斐

食人魚

食人魚大游大擺
覓食在長安大街
行人逃避一空
魚群飢得發瘋
碰破名店櫥窗玻璃
大嚼站立擺譜男女
木質膠質假貨口感乏味
逐張口露齒怒罵

■古松

一對運動鞋的白白

幸福的語氣在炫耀
才剛滿十二歲女孩腳下
跳躍出一股童稚
一臉可人的無邪
我感到青春輕壓在我身上
溫柔的感覺
我倆溶入了太多的自豪

每次一起踏步的日子
總有欣羨的目光來自四方
小女孩眉間的笑容無忌

你今日穿著我踏足庭上
卻為我帶來無法揉散的陰鬱
我驚訝於你為了我
赤裸的胴體坦露發育未全的

無知
在霹靂風暴蹂躪下
贏取了我

當你再踏著我的時候
我的軀體在捲縮滄桑
你撐出的笑容仍在追逐
我卻無力再攀援
我看到年華逝去
來日的辭行很近

咱們也要製造假魚
假蝦要你們反胃發瘟
試看報復手段高明最誰
在這個什麼都辯證合理
包括算清魚刺鱗片腸臟
人吃魚魚吃人共通社會囁囁

2013年6月1日紐約

■汗青

白癡與天才

——答志章

我不是畫家
上帝才是畫家

但我是畫
一幅上帝的傑作

上帝用鉛筆在純白
素描我
我白了上帝一眼

2013-07-15

腥紅熱

電風扇總是在搖頭
不斷嘆息
這世界真的那麼多
他媽炙手可熱的辣妹
迫人太甚嗎？

2013-07-14

老幾*

想來我窮不到哪
因為我還有
很多夢想

直到有一天
我要求夢想落實
它拋我一句
你是老幾？

2013-07-15

*你是老幾？用於反問，表示某個範圍內數不上、不夠格。

■謝勳

印度德里的街景

印度是我的姓
德里是我的名
三輪車把手
是我人生
唯一的掌舵

黃色的棚蓋
綠色的身
那是我全家的依靠
低姿態的輪子
沿著顛簸的世途
不停奔跑

以我的自在為中心
再以你的輕安
為半徑
畫個圓，密不透風
讓我們
圓頂著圓
亦步
亦趨
向前行

在流竄的
世界裡寂寞
且讓我
以喇叭聲的嘶啞
與你的心交談

蛇行於
大車小車的細縫中
不論風雨陰晴
我冷靜的心和眼
堅守崗位
載送
悲歡離合
一幕接一幕

■ 媽媽 方圓幾百里的美女
冰 嫁給了名牌大學生 我的父親
花 有了我
爸爸就是我和媽媽共同的驕傲

父親的淚水

小時候
爸爸是我遙遠的夢
他 在大連
我 在沈陽
聽說爸爸要回家了
我高興
我去換新衣服
我去洗臉
我去梳頭
我去刷牙

父親回家了
我仰著小臉叫爸爸
叫得他樂開了花兒

我感覺
爸爸
和我身邊所有的人都不一樣
我想走近他又有點怕他

爸爸
後來調到了瀋陽
從此 爸爸
是女兒心中的青山
女兒是青山邊的綠水
綠水總是繞著青山轉兒

我喜歡爸爸給我買的
小碎花燈籠袖連衣裙
那是我童年時穿過的最美的衣裳
雖然沒有留下照片
卻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田

我還喜歡爸爸送我的錢包
那錢包不是錢包
那是爸爸給我的禮物
那也不是禮物
那是爸爸給我的愛

爸爸送我的錢包
我不裝錢 只裝愛
這愛陪我讀書 陪我工作
陪我走天涯
當我把異鄉變成了家
爸爸
是我放不下的牽掛

如今
爸爸 這座青山
變成了雪山
雪山上長有三高
血壓高
血糖高
血脂高
還長有腦血栓

雪山塌了
化成了水
遇到一點風寒就顫慄
女兒
我
多想化做一群青山
為爸爸遮擋風寒

爸爸
年邁的爸爸
常常讓我眼含淚水
我含淚水沒啥
最怕的是
爸爸在電話的那端
問
啥時回來呀
那聲音哽噎
與淚俱下
爸爸的淚水呀
滴
滴
都是女兒的心碎

6/8/2013

■杰地

海 憶

想到海，但記憶的走向卻是那
模糊的岸
歸人尚多，路徑紛繁
背影消失的速度令落鷹惆悵不已
海濤們不懈地製造驚嘆
竟引不來幾許願盼

有些家，有些人，有些事情
終究不會讓孤獨在這裡繼續
流竄，在夜晚
岸的孤獨締造漂泊者的團圓
海的沉寂又釀出了許多鮮嫩的
游子情懷

Tea Break

站起來說話，腰
真的不疼了，腿
今天還不到喊冤的時辰
膝關節躍躍欲試，把鐵觀音的香味
拽的更近更近

關於未來及遠方的事
必須消停片刻，與茶香共度
至少應保持最低限度的虔誠

並且要深深地呼吸她，腹式胸式
甚至逆式

（當然還有劉式！）
讓每一個香香的分子翩翩起舞
讓每一處潛在的疼痛流離失所
那些負隅頑抗的腰腿子們
已經朝著這個方向蠢蠢欲動

2013年5月寄自聖路易

■辛上邪

秘 密

2013年5月30日讀《漂木》有感

神說 生命不是秘密
生命是一次又一次的契合
先是靈魂
再是血肉
或者 是兩個同時

粒子組合 粒子分開
聚聚散散 便有了生死 有了相
遇和告別
有了色彩 空氣 聲音 感情
有了這個大千世界

無所謂愛恨
愛恨是粒子組合對粒子組合的
粒子組合
遺忘或牢記 得意或失意
擁有或沒有
都是各式粒子組合的粒子組合

鄉愁是生來的孤寂
故鄉是永遠也回不去的地方
離愁別恨亦然
千里長棚 沒有不散的宴席

李白歌詠的月亮蘇軾也在歌詠
映照他們離愁的卻不是同一輪月亮
月亮在不停地行進
過去的月亮藏到了 哪裡
如同歷史
必定沉陷於某個維度

我觸摸時間之水
漫過指尖的水分子 包藏著詩經離騷
和 數不清的世界

一分鐘的時間裡
有過多少輪回

從不會打鼾到鼾聲大作
這個幸福的鼾聲在家裏響了幾十年
它是家的止痛藥與鎮靜劑
是輪船歸港的鳴笛

鼾聲由嬰幼兒長成青年，越來越胖
吸收的存款越來越多，它這個小銀行
曾讓許多寂靜無聲的家庭羨慕不已
鄰居老李的老婆抱怨：“瞧人家
的小銀行
半夜多熱鬧，業務多繁忙
你怎麼就鼾不出什麼玩意兒來幸福
幸福我？”

老王的兒子在鼾聲裏茁壯成長
“長大後要繼承革命傳統，把鼾
一代代打下去。”
媽媽在大街上突然蒸發一定
與鼾聲有關
她是不是找到了更大的鼾聲
她對爸爸的鼾聲越來越小不滿
最近，兒子沒聽到爸爸那邊傳來
這個幸福而粗魯的聲音

老王想把小銀行開到漂亮女同事的夢裏
吸收她後半輩子的存款
“我要讓你在我的鼾聲裏沉沉睡去。”
他將把大分貝鼾聲作為求愛的禮物
獻給女同事

2012年寄自福建

層疊重合
便是前世的記憶

不止沒有秘密
其實也沒有神
如同沒有永恆
沒有靜止 沒有不變 沒有相同
沒有天荒地老
宇宙也只是個念頭

2013年寄自溫哥華

■林忠成

鼾聲是幸福的小銀行

■朱朝訪

陣痛

在母親的陣痛中降生
將在疾病或不幸中消殞
永恆的痛苦
便是我的生命

我的痛苦
是孕育著希望的母親
在產床上的呻吟

我將在這痛苦的呻吟中
為我親愛的人們
捧出一個
沉甸甸的赤誠

時間密碼

即使是穿越時空
秦磚漢瓦
在夢中一次又一次破碎
廠區後面那一撇荒坡
依然是千年不變的光景

僅僅是一步小小的跨越
唐詩宋詞
就在這一瞬間花容失色
廠區前面那一塊空地
一夜之間豎起一杆大旗

身材窈窕
穿著紅白相間時裝
眉清目秀的脫硫塔
這時間與空間的寵兒
驕傲的睥睨著腳下那一撇荒坡

站立在高塔下的張工
眼鏡片旁的魚尾紋

■宋蓉

橘子

一團黃色的火焰
像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誘惑著我

我把手伸向你，
褪去你燦爛灼人的外衣

你的內心，是一朵假寐的玫瑰
我走進去，叫醒了你

像一隻蜜蜂，盡情的享受
你花蕊中，酸酸甜甜的愛意
傳統的女人

喜歡，為你
洗衣，做飯，生孩子
喜歡，給你
泡茶，搓背，端洗腳水
喜歡做你的小尾巴
時時刻刻跟著你

只是，無論你把我抱多緊
我也說不出那句
我愛你

2013年寄自徐州

在明晃晃的陽光下不停的抖動
抽空歇口氣眯眼仰望塔尖
李師那雙粗糙的手掌在空中揮舞

穿越秦皇漢武
跨過唐宗宋祖
時間密碼就藏在
張工那越來越深的魚尾紋裡
李師那越來越厚的硬繭之中

2013年寄自貴州

我想像不出
如何怎樣雕繪的言話
錯落交織的線團
終究撫平理順織出長長
柔柔的線條
枯乾的淚
點不亮失散在迷霧裏的葉
那一小團一小團的火苗
她會閃掠過你的記憶
只靜靜片刻的佇立任光影荏苒
你若想哭便剎那瞬息的可愛
凋零開來的是騰騰漫溢的熱度
似也有對折的壺口
找尋可以打動你的靈感
遲些衰老
我又試著躲開
緊捂著早熟透的臉頰落入設計好的圈套
荒寂的星野不復光彩
我也曾試著想那對竹夾
可以揉捏出鏡空的水花送你
墨黑的炭灰暈染開去
凝結固定永恆的定格在某一段曾有過
記憶的歷史時空中
或許餘下淡淡的塵煙
是你走近的身影
浮夢滅幻
那位後漢的劉皇叔會否還在編織著草繩
摸索著褲袋裏不存在的銅幣
為什麼不去試著買上一段給你編紮
每個人都會說些精選的童話
或者說努力想發出另外一些語言
音色的幽默
顛倒來去的詞序
迫近過來的腳步是有節奏去調節
倘只是會呼吸勻稱
飄啊搖啊
搖啊飄啊
說笑被限度的寫作
我喝著茶發著牢騷想著詩行尋著情話
順著你的狀態
書懶散的不叫人翻不到頁碼
早些成熟好去打消念頭認真的斷腸

2013-3-5 寄自南京

■宗清

煽情話

■韓永恆

山鄉物語

松子在樹上閑聊
木炭在火爐裡自盡
人生多麼短暫
而一秒鐘是多麼漫長
山水漸漸遠去……
許多事情就是這樣
發生過，就不記得了

少女和午餐

少女和午餐令我著迷
她們的味道和香氣趨於一致

我有一個妻子
她不會永遠是少女
但她會和我一起享受迷人的午餐

我們一起來街上
風泄露了她裙子裡的秘密
只有陽光準時出現
只有女孩按時老去

狹隘者

從沒去過其他地方
我是個固步自封的人
所以我狹隘，喜歡身邊的女孩
當我老去
我年輕時候的缺點，就都是美德
我曾經愛過的每一個女子
我預料，都有了相當不錯的歸宿

但是她們每一個人看見我
都會遠遠地躲著

■游連斌

東獅山

1.
真以為我睡著了
只是臥著小憩
2.
哪怕睡著了
也是朝著東方
3.
似乎聽到太陽的腳步
披肩上的雲在動了

*東獅山係世界地質公園太姥山脈主峰，位於福建省柘榮縣城關（俗稱柳城），形似一臥獅而得名。

陌生女孩

和陌生女孩聚會
眼睛常常不知往哪裡看
生怕對視
嘴巴不敢說話
擔心自己的聲音不好聽

她們美麗的身體外面
都罩著一層光

你好，陌生女孩
很榮幸坐在你的對面
你悲傷的外表看上去
多麼令我喜悅

■蘇卡

純藍十四行

一、

在想起你之前，我想到了很多
之後，才想起了你。
在此之前，我一直拒絕提醒自己
想起你之前的那些鋪陳
就是為了想起你！
想起你，心便一直藍著……
鮮花。美女。墓地。
流水。劣石。塵緣易逝。
此時子立歲月的風口 玫瑰
亦是罌粟，總讓手在握緊的同時被
輕輕刺傷。痛，但很快樂
五月近末，無人驚擾的夜 想起你
心藍得一塌糊塗 藍得
便連了呼吸都變得沉重

2013.5.25 凌晨

二、

五月，麥子微黃，杏
尚青澀 盈盈，欲滴的
情感泛濫在潮濕的空氣
這是個多雨的五月，這是個
多雨的季節，心 濕了又曬
曬了又濕。杏 隨風婆娑
暗香浮動於五月的寂夜
我說五月天應湛藍，在雨與雨的
間隙處
總有杏輕微上翹的唇角
勾勒出悄然狂喜的悸動
此時我已無意於任誰的目光
伸手輕撫麥的鋒芒
五月，麥子微黃 杏
盈盈喜人！

2013.5.30 子夜江蘇

■ 藍雨

下一刻的燈盞

1.

有一扇窗為我開著，我就守著這扇窗
窗外有湖，山，樹林
還有時隱時現的燈火
那時不時從窗前飄過的身影
停不下來，黑黑的夜空
還有那獨自飛行的鳥
我只看見燈盞與窗的距離
黑暗是愛人的腳印，他已走了很遠很遠

2.

月亮爬上山坡
內心的燈盞找不到另一個出口
如果我可以飲下悲涼
那麼，我將沉默
而我的孤獨也將沿著月亮爬上山坡

3.

在陸地，在海島
在那聽不見叫喚聲的無邊的暗夜裡
為何我只看見心間的燈盞
月亮和它無關，它長在土裡，在
在我身體留下重量的地方
星星朝它私語，海風朝它輕吟
在我孤單落寞的下一刻
我是夜空，迷惑於光的稜角

4.

如果花有魂
她也會在月光下奔跑
跟隨我，在塵世未被照徹前
放逐自己，先是影子，而後是露珠
最後，只剩一滴幽藍的香
注滿靈與肉

5.

我的燈盞，傾心於下一刻
它不是一團火焰
是一雙手，是靜默的身體
是那身體中唯一閃動的眉睫
在每一個深沉暗夜裡

太陽褪下金紗衣
天空，越來越低

柳樹伸出手
攔住慌亂的蜻蜓

落寞的荷花
任風兒搖擺

河流彎彎曲曲
怯懦的石頭開始逃離

夏夜的夢裡
有淚珠擦傷玻璃

■ 李黃瓊

夏夜有雨

它使冰冷的心亮了起來
它在幽暗的夜空中打開了一條
抵達愛的小徑

6.

我要遇見我所愛的人
在那漏雨的小屋裡
他有著海一樣深沉遼闊的心
有著山一樣沉穩厚重的臂膀
他將告訴我，曲折是什麼
漩渦是什麼，還有深淵
他將告訴我，林間的寂靜多麼龐大
而我，我要他的那片天空
就如同我只要燈盞
相伴一生，直至世界洪荒

7.

一點一點的
我就這樣靜靜地，慢慢地
燃燒時間，燃燒自己
即便已近中年
卻總覺得還有值得慢慢燃燒的生命
就似手中握著的燈盞
它燃燒，撕著一寸一寸的光陰
我被吞沒，只有我的影子
如此孤傲地等待著另一個我
去取回那些灰燼
那些他所能見，卻要花費幾個世紀
才能捧到我手中的愛的光芒

■ 玫瑰曉樺

愛你成殤

思念成井 無眠
垂下記憶的桶兒
砰地一聲
將心思攪亂

從不迷戀朝朝暮暮
只願碰撞的一刻
璀璨地融化自己
鍛造出一把鎖
連著你連著我連著兩顆心
鎖到華山那條蒼老的鐵鏈上

捧出一顆心 火紅滾燙
害怕灼傷你 留下記憶的疤
你就無法移情

我要你給我的
哪怕是六月的飛雪
遮暗陽光的雨雲
炸響天宇的春雷
擊穿城牆的閃電
淬出藍色的光焰
權當你給我的愛的信物

你點滑鼠送來豔紅的玫瑰
讓我的眼汪著血
卻虛幻得不能握在手中
愛人，請給我一支
普普通通的玫瑰
香得樸實 紫得真誠
用那尖銳的刺
在我的心間，紋上你的名字

夜的精靈
會送給我南瓜車麼
我要一隻水晶鞋揣在懷裏
另一隻給我的愛人
留下一個尋覓的線索

2013年寄自天津

■輕鳴

說 戲

你們六個角色①
別再和作者找茬兒
更不要和扮演你們的演員較勁兒
YouTube直播，別毀了戲劇藝術的奇異
人到齊了吧，怎麼都那麼蕩兒？
演完下場，不嗑藥就能安眠
情節失盜，被大行其道的偷情情結
道具背景完全虛擬
超越京劇勝過網絡
高潮——結尾的獨白，呻吟
語氣都不能輕，背對觀眾
表情口形隨便，但姿態必須高雅
一手按住心窩，一手
扶著打在面前的光柱
沒有腳本，台詞自由發揮
要像超現實主義的詩，要像破堤的大潮
天下的雞留下無數的把柄，讓人來抓
根據可靠的神話，一定是
蛋先有，孵出了渺小的宇宙
孵出了教唆的 huá shé ②
浮出冰山，浮世繪
得有夢話的味道，最好是癡語
夾雜些雙關，大道難行走太空
羊下水泡出一窩小洋妞
能指所指非脫節不可，恰似
精分神裂，雨梧淪刺、杏口開合
延異強化延宕，解構完美結構
讀過某人獲諾獎的小說吧
整體魔幻，細節真實
借鑒一下行為藝術和概念藝術什麼的
穿插播放些電影鏡頭、廣告片斷和流行歌曲
不饒舌了，不多嘴了
My god, Godot's coming ③!
I gotta go ④!

■依雯

糾 結

有一種等待
潛伏著
揮之不去
心坎中
是晴是雨
若能敞開心扉
把真相說出來
結果
可否一切衝擊和障礙
與你有關

關鍵時刻
你那影子退出了
無言地漂浮
遮風擋雨那份緣
留給寂寞和孤獨
夜幕低垂
該如何細訴
相思總是遙不可及
戰勝自我
與你無關

2013年六月

注：

①六個角色：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的名劇《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

② huá shé 是滑舌、滑蛇、猾蛇、猾舌和滑舌等詞的漢語拼音。

③ Godot，戈多，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等待戈多》一劇中始終沒有出場的人物。

④ I gotta go，英語意為我得走了，同時也是美國著名歌手羅伯特·伯爵基恩（Robert Earl Keen）演唱的一首歌曲的題目。

■施漢威

小 巷

出奇的——靜
饒舌雀鳥亦噤聲
太陽金箭
聚焦這午後小巷

夕陽剛轉過臉
報時一樣準確的喧鬧
響
起
羽毛球展翅
毬子上上落落
繩索迴旋晃蕩
小單車一圈又一圈
以童真的無憂
繞成一個小樂園

生於斯 長於斯
甚至
歲歲蒼老於斯
像屋前那株盤根古樹
每扇門 每戶窗
刻鏤不同際遇
每寸水坭 每顆沙石
蘊藏我遺落的無限心思
妳聽過
我的嬰啼與歡叫
我見證
妳容改貌換日趨時尚的粧顏

忘年之交，一輩子感情
風霜雨露無怨無悔
深厚度何能度量？
有朝我的故事
會隨歲月雲散煙消
相濡以沫的這段刻骨銘心
會否
在妳記憶系裡
永遠存檔？

2013. 8. 6

香港九龍塘官立小學 學生創作

◎魏鵬展 選

■陳贊丰

筆管與鍵盤

筆管，
驕傲的筆管，
鍵盤，
謙虛成熟的
鍵盤，
筆管憎恨
鍵盤。
停電，
主人用筆
寫信給電管局，
筆有用，
筆管有用。

流 星

火星的
朋友，
太空的
朋友，
像我
經過
海傍時，
慢慢消失

■何朗翹

油

油，
開了蓋，

穿了洞，
漏出來，
瀉了，
染污了，
染污了。

■殷曉彤

看 海

站在海旁，
望著天空，
坐在停泊著的單車，
在那本《百科全書》搜索著，
有沒有法子，
讓我飛上太空，
向火星的朋友說聲好

聖誕老人聽我說

商場的落地玻璃
向下看
看到黑壓壓的一片
抬頭看
街燈突然變成一顆顆的流星
在人群中穿梭，在妙想天開
想雪花飄飄
想天使出現在我面前
想馴鹿的紅鼻子
太多願望，想聖誕老人在我面前
想躺在天空上，看紅色的夕陽
喝口水，吃顆糖，聽音樂
也很快樂

■梁穎彤

棉花糖

我看見雲朵，
就想起棉花糖。
我看見棉花糖，
就想起媽媽的愛。
我希望
媽媽的愛
永遠都是甜甜的。

■歐蔚瞳

顏 色

甚麼是顏色？
紅色是顏色。
蘋果紅紅的，
小孩都認識。

甚麼是顏色？
黃色是顏色。
黃黃的檸檬，
對身體有益。

甚麼是顏色？
藍色是顏色。
藍莓是藍色，
對眼睛有益。

甚麼是顏色？
彩色是顏色。
彩色的彩虹，
畫在我牆壁。

■ 冼芸伊

筆管與鍵盤

用筆。
他，
寫滿了方格；
她，
字只佔了
方格的
一小角。
你，
一筆
一劃地寫；
我，
在風暴中
寫字。
用鍵盤。
每人一樣。
抹掉了
性格，
剩下的
只有
嗒嗒的
打字聲。
認不出了，
這一份，
又是誰的？

畢 業

放學，
我抱著
我的
火星勞作，
騎單車回家。
街上只有我
一人。
我的思想

遊蕩在太空。
朋友，
約我去海旁。
我訴說，
她聆聽。
我哭了，
眼淚旁
又有
笑臉。

■ 馬鈞彥

筆管與鍵盤

沒有筆管，
就沒有鉛筆，
沒有鉛筆，
就沒有機會寫文章，
讀書識字，
您是多麼偉大啊！

沒有鍵盤，
就沒有電腦，
沒有電腦，
就沒有機會
足不出戶，能知天下事，
您是多麼偉大啊！

您們真是我的好幫手啊！

■ 鄧曉霖

新型巴士

宇宙中有地球，
地球裏有
人類，
人類更創造了

一輛三寸巴士
有免費
可樂供
乘客享受。
可是，
巴士
太小了。
玻璃忽然
爆了！

■ 黃學文

朋 友

太空的火星
海傍的單車
比不上
我的朋友

■ 林沛欣

聖誕老人聽我說

我希望冬天快來，
聖誕老人快點請秋姑娘開心地回去
美好的故鄉。
我希望快點下雪，
聖誕老人快點請雪天使替大地鋪上
厚厚的被子。
真的十分感謝您！
您替我完成一個又一個的願望。

● 香港九龍塘官立小學學生創作

“How Was Your Weekend”

by Kim Dower

“你的周末過得如何，”

◎非馬 譯

實驗室的技術員問我
當她把針戳進我的血管，
例行體檢，血衝
上試管有如被什麼東西驅趕
出我的身體。好，我告訴她
都好，真好，做了些事，
見了些人，在外頭吃，把我多年
沒穿的
鞋扔掉，嘴饞想吃冰淇淋，
找不到人一起去，便自己去，
有點尷尬在星期六不早不晚的時刻
自個兒買薄荷雪糕，釋然
當我咬上一口，飄飄然，不再在乎
我的兒子已大得不能帶他來吃
冰淇淋。
寫了封信給我死去的母親但無法
到她墳前去讀因為我們把她火化了
所以我坐在廚房的桌邊讀，面前
豎了一張她的照片。
“聽起來好酷，”她說，我的血
仍在湧
上試管，新的一支，第一支灌滿了。
他們會把我的血送到什麼地方去，
又如何
化驗所有他們想化驗的，
還有，萬一他們發現我有一個人可能
有的
百萬種疾病中的一種，把我在這世上
僅剩的日子、週末都消耗在
床上怎麼辦？或者萬一他們什麼
都沒
找到又該怎麼辦？我要不要開始為
我的食物拍照
像我的一個朋友那樣？他把所有要
吃下的東西
都拍照這樣他會記得他把什麼

東西擺進體內，這樣如果有什麼不
對勁他會知道是在酸橙醬裡游泳的
金毛蟲或是有一粒黑莓傲然卓立
其上的
姜雪葩在作怪。他保存了一疊疊的
照片
這樣他不會忘記他嘗過什麼，肚子裡
填過什麼。
我想嘗嘗從我的手臂上抽出的血，
不知它是否和我母親的同一個味道。
“你的週末過得如何，”她問
忘了她已經問過。我吃了一個
薄荷雪糕，
我告訴她，在它開始溶化之前
拍了張照片，
舔了一滴從一個新傷口滲出的依然
溫熱的血，
在我母親的墳前讀一封給她的信。

——選自《震撼》38期，2012年冬天
(from Rattle #38, Winter 2012 2012 Rattle
Poetry Prize Finalist)

作者簡介：金·道爾 (Kim Dower) 在
紐約長大，在波士頓的艾默生學院學習寫
作，她的第一本詩集《火星上的氣吻》
(Air Kissing on Mars) 於2010年出版，被
列入詩基金會的當代暢銷書單上。本詩為
“2012年震撼詩獎”(2012 Rattle Poetry
Prize) 的入圍作品，被收入她預定於今年
九月出版的第二本詩集《片月》(Slice of
Moon) 內。目前她在洛杉磯的安提阿大
學教書。

赫爾曼·
黑塞 的詩

◎岩子 譯

四月夜記

多好，擁有色彩：
黃、藍、紅、綠、白！

多好，擁有聲調：
高音、低音、長笛、圓號！

多好，擁有語言：
詞彙、詩句、韻律，
柔情似水的和弦，
行板如歌的散句！

誰遊戲其中，
陶醉其中，
誰便擁有一個
快樂浪漫的世界，
心智無窮！

啊，愛與追求，
夢想與生活，
十分把握君似有，
可它是苦是樂？
升G還是降A，降E還是升
D
耳朵，能分辨得了麼？

編註：赫爾曼·黑塞 Hermann
Hesse，德國作家，詩人。1877
年出生在德國，1919年遷居瑞士，
1923年46歲入瑞士籍。1946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62年於瑞
士家中去世，享年85歲。

泰德·庫瑟

Ted Kooser

詩四首

◎木也 譯

化妝間 Cosmetics Department

一陣濃如塵埃的香氣，兩個年輕女人
像模特兒那樣一動不動，穿著黑色。

永恆的白蛾在身邊撲閃
無法離開她們臉龐上的冷光。

一個捧起另一個的臉，就像
舉著一面鏡子。那一個斜倚在
纖長的指間

懂得她的美多麼沉重。兩眼相對，
氣息交融，她們依偎著，彷彿
永遠地凝固了：

一隻白茶杯，畫著兩個黑色輕盈的倩影
暖酒溢了出來。

老人 The Old People

卷起袖口，穿上舊鞋，
他們蹣跚地邁過石頭，趟入
一條冰冷的陰影之河
遠離火，火的暖意遙遠得
無法觸及。火光
（偶爾，當他們回頭看
火花在眼底閃爍）
幾乎沒有掃過他們的臉。耳朵
灌滿了夜色：黑葉子
在沒有星光的天空下簌簌作響。有時，

他們聽到我們在呼喚，有時
什麼也聽不見。他們並非尋覓
更多的東西，也並不那麼
渴求找到新的事物。
只是在黑夜裏，感受著自己的方向，
讓眼睛去適應未來。

哀悼者 Mourners

葬禮過後，哀悼者
聚在沙沙響的墓地楓下
輕聲說話，像葉子簇擁著。
白襯衫的袖口和衣領在樹蔭下閃現：
墨綠色水面上的一抹亮光。
這個下午，他們前來告別，
此刻卻不停地說著你好，你好，
偷偷瞥著每個人的臉，
緩緩鬆開彼此的手。

一個下雨的清晨

A Rainy Morning

一個年輕女人坐在輪椅上，
雨珠灑滿了她的尼龍黑斗篷，
她推著自己穿過早晨。
你應該見過鋼琴家
一會兒前傾去敲擊琴鍵，
抬起手，向後靠一會兒，
當弦音消散，又再次彈起來。
這就是這個女人的方式
按著輪椅，抬起纖長而蒼白的手指，
懸在空中，等到輪椅慢下來
又俯身推動，彷彿走向寂靜。
她熟知這首艱難的樂曲，
如此熟練地彈撥琴弦，
那張潮濕的臉龐帶著專注的美，
而風，翻動著雨的篇章。

普希金的

〈七首〉

◎陳殿興 譯

譯者小引：

這首詩寫於 1821 年，是普希金號召同
獨裁專制鬥爭的最充滿革命激情的一首
詩。普希金生前在俄國僅以手抄稿形式
流傳，在軍隊中流傳尤為廣泛。十二月
黨人亞庫什金說：“在軍隊裏，多少有
些文化的準尉沒有不會背誦……〈七首
〉的。”

這首詩 1827 年首次由法國作家安塞洛
（Ancelet）在其札記《旅俄六月》（這
本書在巴黎和布魯塞爾共出兩版）裏用
散文譯成法文發表，發表時沒有標出普
希金的名字。

這首詩，前輩譯為〈短劍〉。原文是
Кинжал，可以譯成短劍，也可以譯成
匕首。據《百度百科》解釋，短劍是用
於劈刺的短兵器，是一般劍的短刃版，
長 49-67 厘米，寬 4-5 厘米的劍身，有
十字形或弓形的劍柄；而匕首則短得多，
一般為 20 厘米左右，是刺客暗殺常用
的武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用匕首行刺
的事例。因此，我認為譯為“匕首”比
較合適。

利姆諾斯島的鍛冶之神 把你鑄成，
是為了給不朽的報應女神使用；
懲罰邪惡的匕首，自由的秘密捍衛者，
洗刷奇恥大辱最後要靠你來完成。

哪兒天理報應不彰②，哪兒法律之劍昏睡
哪兒就靠你去執行詛咒、實現期望。
你隱身於暴君的宮殿，
你隱身於節日的盛裝。

像地獄的兇光，像天神的閃電，
你無聲的利刃隱現在惡棍眼前：
即使跟親朋好友舉行家宴
惡棍也狼顧左右，提心吊膽。

他到處都會受到你的突然襲擊：
在陸地在海上，在教堂或在帳篷裏面，
不管是躲在隱秘的城堡裏，
還是睡在自己床上或在親人中間。

禁止跨過的盧比孔河在凱撒腳下呻吟。
強大的羅馬陷落了，法律低下了頭；
可是愛好自由的布魯圖奮不顧身，
你刺中了凱撒——他的屍體
倒在龐培的高傲大理石像附近。③

暴亂的歹徒掀起了兇狠的狂喊：
自由被斬首，屍體橫陳，
旁邊出現了醜惡的劊子手，
他卑鄙，陰沈，雙手鮮血淋淋。④

這個死亡使徒，頤指氣使，殺人如麻：
冥王⑤接待犧牲者已感到十分疲乏；
於是上天的法庭派了
你和復仇女郎⑥去懲罰他。

哦，年輕的義士，命運選你殺身成仁，
哦，桑德⑦，你的青春終結在斷頭臺上，
可是你那神聖的正義舉動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卻在你被斬首的屍骸上留下了千古絕唱。

在你的德國，你的英靈
使罪惡勢力永遠心驚膽戰——
在你莊嚴肅穆的墳墓上

一柄沒有名簽的匕首⑧寒光閃閃。

①利姆諾斯島的鍛冶之神——指希臘神話裏的赫菲斯托斯，他住在希臘的利姆諾斯島，被認為是鍛冶之神。

②原文是Зевса гром молчит——宙斯的雷沈默。在古希臘神話裏，宙斯是眾神之王，司人間善惡，用他的雷懲罰惡人。

③凱撒於公元前48年率軍渡過意大利和被意大利征服的高盧的界河盧比孔河，開始內戰。龐培領導元老院的共和派，凱撒領導元老院的君主派。凱撒戰勝龐培之後成為“終身獨裁官”。公元前44年3月15日被布魯圖刺殺於元老院會議廳，屍體倒在龐培的大理石雕像基座下面。

④醜惡的劊子手和下文的死亡使徒——皆指雅各賓派領袖馬拉，他建立了革命恐怖制度。普希金跟許多十二月黨人一樣，對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派執政時期持否定態度。

⑤原文是Αιδης，哈得斯（希臘語：Ἅιδης，又譯為哈得斯、黑帝斯），是古希臘神話中統治冥界的神，接納死者。

⑥復仇女郎——指夏綠蒂·科黛（Corday, Corday d'Armont），她刺殺了馬拉。她也被判處死刑。

⑦桑德（Karl Ludwig Sand），德國大學生，1819年刺死被認為是俄皇間諜的反動作家科策布（August Friedrich Ferdinand von Kotzebue）。這一行動被認為是革命愛國主義的表現。他1820年5月被處決，時年24歲。他被處死後，他的墓地成了激進青年朝拜的聖地。

⑧沒有名簽的匕首——桑德那個時代的德國恐怖主義大學生有一個來自中世紀德國秘密審判的傳統——在行刺者的墓上要放一柄匕首，匕首上要拴上被刺殺者的名簽。沒有名簽的匕首——指這一匕首是準備刺殺任何暴君的武器。

殘與悲

——讀〈紅衛兵墓葬群〉

◎陳葆珍

紅衛兵墓葬群 / 蔡克霖

殘牆緊鎖悲淒幽深
擋住春天臨近的腳印
我一步步向你靠攏
是吹塌的今人

沒有門環和守門
會有看不見的孤魂野鬼
沒有水沒有燈沒有喇叭
依稀紅色的標語血色黃昏
一陣陣涼風襲來
是墳音，哀婉撕心的傷痛
摩擦一枚枚紀念章
扣入肉體，發出微微顫音

林木傾倒，雜草橫生
青苔鋪滿墓地小徑
墓碑一座座緊緊相挨
如豎起的筆，如豎起的槍
彷彿又呈現當年激情
獨舔悲涼獨舔卅多年悲涼
喚不來青鳥喚不回春風
也許你們為了信仰
夢囈裡亦然追尋

倘若仍在等候檢閱
捍衛最高指示
還會歌“敢教日月換新天”
還會唱“敢教大地換新顏”
我同年代的伙伴啊
一切皆是何等之愚蠢

我在紅衛兵墓葬群前
流動地悼念
也在作心靈的治療
甘願犧牲
你們早就捨棄了一切

2006/4/23 重慶沙坪壩

難以描述昨夜看到克霖先生信上說“

這首詩找到了”時的心情，我馬上關了電腦，說：“不敢看！”說真的，我怕為此失眠。早幾年，不知在哪裡看到這首詩，此後，它在腦中縈繞，揮之不去。

今晨，迫不及待停下一切工作，手捧〈紅衛兵墓葬群〉，感到像捧著多少鮮活的靈魂，禁不住雙手顫抖，心在隱隱作疼。我坐立不安，喃喃地背誦著：“憐憫乃是一種痛苦，是因為看到可怕或痛苦的災難落於不應受此難者身上而引起的。”（見亞里士多德《詩學》）

這種情感，作者以詩的形式加以宣泄，只有這樣，心靈才達到緩解和平靜。但我讀著，心，久久難以平靜。

掩卷沉思，為什麼有這種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正所謂“憤怒出詩人”。一個走過歲月的人看著少時伙伴被歲月絆倒，自會感慨萬千。更何況他們絕大多數都是胸懷理想並為之而捨棄一切的熱血青年，卻無辜地葬身於那場史無前例的劫難中。他們用鮮血染紅我民族歷史的這一頁，雖然現在已佈滿歷史塵埃，誰也不願去觸摸。但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敢於正視它。作者用悲劇性的結局來寫這場災難，在以文載道、以字傳情上，採用最濃縮的、最有爆發力的文學形式——詩，來表達既憐憫又悲憤之情。

開篇跳在你眼前的字——“殘”與“悲”，一下子就繃緊了心中之弦。為寫這個“殘”字，作者從實境中選了這些物象：“牆”、“林木”、“雜草”、“青苔”、“小徑”、“墓碑”；而不在眼前出現的可稱之為虛無的物象為：“門環”、“守門人”、“孤魂野鬼”、“燈”、“喇叭”、“標語”、“墳”、“紀念章”、“筆”、“槍”、“青鳥”、“春風”。

這些詩人心中之物象，亦即意象，在為構成詩的意境效勞。

而效勞得好與壞，與作者是否選擇了具有典型意義的物象和如何用之有關。要突出一個“殘”字，那牆之殘、樹木之倒、雜草之橫生、小徑之青苔，全是殘破之境。由這一切殘破之物托起的“悲”，完全符合觸景而生的情。而情感隨著實景的變化而變化。初進墓地與深

入墓地所產生的悲情，自然逐步深化。

而這正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撞擊讀者心靈，這樣的“殘”境，並非集中出現，而是通過詩人說的“一步步向你靠攏”而來的。

“殘牆”雖無門，但可鎖可擋。牆內鎖著的，是幽而深的一種看不見的東西，那就是“悲凄”的氣氛；牆外擋住的，是“春天臨近的脚步”。一個“臨近”，蘊含著多少痛惜之情；一個“擋住”，反映了對當年那場革命的批判。這一句是對紅衛兵為之而死的價值定位。

作者選擇聲音低沉而厚重的古樂器“埙”，是為悲劇定調的。這在荒涼的墓地裡，吹著“埙”獨自憑弔的詩人，與當年紅衛兵吹著“喇叭”、“等候檢閱”時的“歌”“唱”那樣激情澎湃的場面，成鮮明對比，增添了氣氛的凝重、悲涼。這一切皆是虛境，是通過我們的藝術想像而產生的。

“沒有門環和守門”是實寫，而會有“孤魂野鬼”是虛寫；“沒有水”和“喇叭”是實寫，而隱隱約約看到的“紅色標語”是虛寫。虛實以對比形式交織在一起，抓住了當時具有典型意義的物象，呈現逝者生前活動的方式。他們當年之所以有這樣豪情奔放的動力，關鍵在於那枚“紀念章”，在於一種當時認為最崇高的感情的信物。但遺憾的是，這“埙”音誘發的“撕心的傷痛”，已通過紀念章後的別針，“扣入肉體”，不！是扣入已經腐爛了的肉體！這發出的“微微顫音”，伴隨著詩人的“埙”，顯得格外的悲涼甚至有點恐怖。這樣淒涼的意境，活現了一位弔唁者在荒涼的墓地上一步步走來的畫面，像電影的蒙太奇，在鏡頭前定了格。

穿過傾倒的樹木，踩著橫生的雜草，走過無人祭祀而令青苔佈滿的小徑，這時才突現的墓碑，多到竟是“一座座緊緊相挨”。讀到這裡，心一陣陣揪緊。令人心酸啊！多麼年輕的生命，多麼無辜的亡靈！不是一個，竟是一排排的！

要想把境外之境營造好，必須把實境寫好。這幾句寫的都是詩人眼前的實境。但若就此擱筆，那就大大削減其感染力。於是，下面來個虛寫。從墓碑的外

形，自然聯想到與之形似的當年最有代表性的紅衛兵手中物——筆與槍。這雖是不同的兩樣東西，其實，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槍能殺人，筆亦能殺人，自古有之！

第三、四段詩是這首詩的重頭戲，在現在看來是虛寫，因為，這文化大革命，已伴隨那些紅衛兵的遺骸被埋葬。但這一切，卻是那樣曾經在共和國的土地上出現過，雖是虛寫但卻是真實的。讓人像看到那揮舞著紅寶書高呼萬歲的紅色海洋；像聽到那“等候檢閱”時紅衛兵在天安門前激昂的歌聲。詩人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重現這些當年被紅衛兵認為最光榮的瞬間。可誰會料到，他們中的為數不少的一些人，會長眠於這“悲凄幽深”的墓地。倘若他們為之而獻出年輕生命價有所值，那麼，他們的墓地就不至於如此崩敗，他們也不至於淪為“孤魂野鬼”。

讀到這裡，我像聽到詩人那沉重的心音，是那樣的無奈、哀痛。他惟一可做的，是在像夢囈般低吟：呼喊著“獨舔悲涼獨舔卅多年的悲涼”；哀嘆著“喚不來青鳥喚不回春風”。用重疊的、排比的句式，披露早已“扣入肉體”的撕心裂肺的傷痛。寫出了死者並非身後哀榮，這是對“也許你們為了信仰／夢囈裡亦然追尋”一說，進行帶淚的諷諫。

多年積壓在胸中的郁悶，像缺堤之水噴湧而出，發出了悲憤的吶喊：“我同年代的伙伴啊／一切皆是何等之愚蠢！”

這死有所不值的紅衛兵亡靈，仍然給詩人以“心靈的治療”，那就是，“甘願犧牲／你們早就捨棄了一切”。他們犧牲的價值，由歷史做裁判。而歷史下什麼結論，這可從“殘”與“悲”兩字概寫墓地之狀中，不言而喻。而他們為了一個目標而“甘願犧牲”，這是對逝者的肯定。的確，人是要有為自己的信仰而甘願犧牲的精神的。作者還是把這一點作為對心靈治療的一種啟示。

全詩圍繞著實境虛境的描寫，飽含深情地寫了作者在拜祭紅衛兵墓葬群的經過與感受。那種哀婉悲憤之情震撼人心，讓人讀後難以釋懷。

2011年12月30日

自然之為療救

——讀雷默的〈立夏〉

◎宋寧剛

立夏

四月彗星一樣划過
我的睡眠是夜的皺褶

芍藥接過牡丹的衣鉢
布谷鳥的歌聲是針灸的針

雷默長於短製。和他的其他詩作一樣，〈立夏〉這首新作格外的簡潔、客觀。全詩僅兩節四句，讀來不免讓人感覺意猶未盡、彷彿還有下文的錯覺。然而，沒有了，於是回過頭來再讀……一遍遍，才讀出了些味道來。

題目道出了時節。立夏。

“四月像彗星一樣划過”。之後，“立夏”日接踵而來。四月作為時間，總不免抽象，即使它和其他月份一樣，是我們每個人以自己的生命去經歷和走過的。我們對時間的感知自然首先是在時間之中，然而也不乏另一種可能：我們置身時間之中，卻忽略了時間，尤其是忽略了對我們的意義——我們在時間的流逝中做了什麼，以便算得上自己的時光沒有虛度。身在其中卻不自覺，這大概是人們更真實的常態。於是，當時間過去，人們帶一種驚訝，甚至不可思議和難以置信的情態回望或者感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四月像彗星一樣划過”，敞開了它在語詞背後的意涵。四月的時光匆匆而逝，這種驚覺來自“立夏”的提醒——就像人們在某些其他時節作出的類似驚呼。當五一或者端午臨近，人們會驚呼一年已近半；當元旦和春節的臨近，人們會驚呼一年又過去了。由於當代生活的匆忙和緊張，生活節奏的不斷加快，對一年將逝的驚呼據說已經提前到了“十一”，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應出人們對生活的奔忙、對時間匆匆而逝的某種焦慮。

“四月像彗星一樣划過”。已然逝去的時光在人的不自覺中有一種沒有現前

的錯覺，只在某一提醒下的驚呼，才忽然感到時光彷彿於瞬間逝去。“像彗星一樣划過”，不僅為這瞬間所感覺到的逝去提供了形象的比喻（望著彗星划過，人們也會“驚呼”、“驚覺”），也為這逝去的時間找到了恰切的空間喻體，抽象的逝去的時間因此得到了可把握的空間的轉換。

“我的睡眠是夜的皺褶”——對時光消逝的突然的感知，來自於睡眠的醒來。可以想見，詩人從夢中醒來，想到剛剛來臨的這個白天是“立夏日”，於是想起自己的睡眠，那安於枕上的睡眠，不過是黑夜的皺褶。這時的“我”是微末的，也是從黑夜的皺褶中醒來而清醒的，更是因為對時光流逝的自覺而獲得尊嚴的。“我的睡眠是夜的皺褶”，正如“我”的醒著是世界忙碌的皺褶。詩人想起之前看到（或者在起床後看到）的自然——芍藥花開，布谷鳥鳴叫……於是有了——

“芍藥接過牡丹的衣鉢”——從時序上，芍藥開於牡丹之後，接著牡丹的落而開。這種前後的相接相續當然可以說比喻性地說是衣鉢的傳承，但這種接續在什麼意義上才不僅僅是個聰明的比喻？在什麼意義上，芍藥才真正“接過了”牡丹的“衣鉢”？大概在於它的清人耳目、養人心性上。無論誰，哪怕為生計、為物質上更多的佔有而忙碌、辛苦的人，當他停下身心的操勞，瞥一眼時節的轉移，自然界的生長和變化，大概都會程度不同地為之感動。而更為細心的人，不僅看到了自然的更替，而且看到了“衣鉢”的相續，生命有更迭，而給人以沁人心脾之感的自然的慰藉不減。因此，這裡的“芍藥”和“牡丹”只是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意象，它們還意味著——或者說在它們身後，是無數的其他花草樹木，進而是整個自然界在春夏之交的葳蕤繁茂，是它們的多彩和旺盛的生命力帶給人的無限的愉悅和希望，對生命的讚美與自覺的意識。

可以想像，在某個靜謐之處，山林、公園或任何一個寧靜的有花草樹木生長其間的地方，被“立夏”提醒了時光之匆匆逝去的詩人，在驚覺中心門大開而

有所悟，寧靜地開著的花草觸動了他，布谷鳥的歌聲則更深地打動了他——

“布谷鳥的歌聲是針灸的針”。

從其表現方式上，歌聲是針，和四月是彗星一樣，化無形於有形，於具體。重點在於，歌聲何以是針，尤其是“針灸的針”？初讀之時，我們甚至會覺得將歌聲比作“針”有些生硬，而後細想，方才覺得這個比喻意味無窮。歌聲是針，其恰切和神妙之處在於，將嘹亮、清脆的歌聲帶給人的脆生生的、切入肌膚的痛感——痛快之感表達得無比徹底。更重要的是，這“針”不是一般的針，而是“針灸的針”。這是個極為具象、又極具象徵意味的中國意象。它表達著一種獨有的文化和生命經驗，它意味著一種傳統，中國文化的傳統，和在此文化傳統之下誕生的中醫傳統。從表意上說，“針灸的針”首先意味著一種療救。歌聲作為一種自然的天籟之音，同時又作為“針灸之針”，它療救什麼呢？療救奔忙中早已“生病”，而只在某個時候才會突然警醒的身心——心的病往往在於遲滯和麻木，身的病則在或顯或隱的“痛”。而它們驚覺正在於對麻木和病痛的“痛感”的感知。的確，歌聲作為“針灸之針”所療救不自覺的不僅是心，也是身。所謂心病身醫，身病心醫，所謂物隨心轉，這也是獨有的中國智慧和經驗。“針灸之針”作為療救，與它所代表的文化一樣，其特點在於道法自然，在於人道契於天道，在於心不顛倒。就此而言，布谷鳥的歌聲作為“針灸的針”，其效用可謂大矣。

秉承著自己一貫簡約的風格，詩人以從“立夏”之日的到來而驚覺“四月彗星一樣划過”，進而想到自己的睡眠，再到被身外的自然所打動——看見自然芍藥繼牡丹之後的盛開，聽到布谷鳥的“針灸的針”一樣的歌聲，完成一次內心的自我清洗和“療救”，四句短短的詩構成了其不易察覺的深處的完整。而這種方式也應和了詩的本質：以約制博（博雜／駁雜），以簡御繁。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雷默所有的創作都在朝此方向努力，朝詩本質的方向努力。

動了凡心

——非馬在休士頓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的講話，2013.5.25

◎非馬

非常感謝劉昌漢會長和陳瑞琳會長的邀請。我常羨慕休士頓華文界的蓬勃活躍，經常舉辦各種文學活動，相形之下，我們芝加哥就顯得太冷清了。看了這次新移民華人作家北美筆會的贊助名單，我才明白原來這裡不但有一批熱情的作家及讀者，還有一批熱心慷慨的華人企業家。這是很可貴也是很難得的。

首先讓我解釋一下今天這個講題。1998年我參加在香港《明報》世紀副刊上一個叫“七日心情”的專欄寫作，這個專欄由七位不同地區不同背景的作家輪流執筆，記得其中有大陸的余秋雨，不久前去世的香港的也斯，還有台灣的張曼娟等。那時候我正嘗試我的“夾詩散文”的寫作，在每篇文章裡嵌入一兩首短詩，便拿這個專欄做試驗場，聽說反應還相當不錯。後來我把這些文章編成一本書名叫《有詩為證》的散文集，黃永玉先生替我寫了一篇題目叫做〈動了凡心的和尚〉的序，說“詩人如果是和尚，和尚如果有時動了凡心去拈花惹草，那就是散文。非馬的散文。這就是與眾不同的奇思妙想的散文。”我把書稿交給台北的未來書城出版。沒想到正要買機票回台北參加新書發佈會的時候，卻突然傳來出版社關門的消息。後來我把書稿轉換成簡體字，找廣州的花城出版社出版，出版社覺得《有詩為證》這個書名不夠吸引人，建議從黃先生的序裡取出《凡心動了》這四個字作為書名，在2005年出版。前年台北的秀威出版社出版的《不為死貓寫悼歌》是這本書的繁體字版，加上我最近幾年寫的一些散文。

我猜黃先生用這樣一個好玩的標題，多少是在幽默我這個人有點不安份。因為他在序文裡還說：“非馬是個奇人，是個寫詩寫散文的非馬，又是個原子物理學家的馬為義；還是個做雕塑和畫畫的美術家，這就似乎是個企圖搶掠多類行當飯碗的翦徑強人了；一個充滿憐憫

心的強人。”

其實我並沒有甚麼大的企圖或野心。當年在台北工專（也就是現在的台北科技大學）唸書的時候，覺得課程太枯燥，年青的心靈需要文藝的滋潤，便和幾位同學創辦了一個叫《晨曦》的文藝刊物，由學校供應紙張，我們自己編寫自己油印自己發行。碰到稿源不足的時候，作為主編的我就寫些東西包括散文小說詩去填補空白，我的第一首詩便是那時候的產品。工專畢業後去接受預備軍官訓練，然後到台南一個新兵訓練中心當排長，訓練一期又一期的新兵。有一期的新兵裡頭有一個出版過一兩本散文集的文藝青年，看到我在帶兵打野外的時候也偷空閱讀文學書，便提起他經常發表作品的一個文藝刊物，並介紹我同主編認識。後來又經由這位主編同當時住在台中被稱為天才詩人的白萩見面。但在我離開台灣來到美國留學之前，我只發表過一兩首徐志摩體的詩。

在美國的頭幾年，忙於學業及工作，又要談戀愛結婚生小孩，沒多少空餘的時間去接觸詩。後來生活比較安定下來，剛好白萩那時候在主編帶有濃厚鄉土味道的《笠詩刊》，希望我能利用地利，盡量多譯介一些剛出版上市的帶有泥巴味汗酸味人間味的詩集，每期留了大量的篇幅給我。就這樣，從美國詩開始，後來又擴大到加拿大、拉丁美洲以及英國詩人的作品，還有英譯的土耳其、希臘、波蘭法國和俄國等地的詩，幾年的功夫我一共翻譯了將近一千首，相信這些譯詩對台灣詩壇的發展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可惜結集成書的只有幾年前台北書林出版的一本叫《讓盛宴開始——我喜愛的英文詩》的中英對照詩選，以及高雄大舞臺書苑出版的一本法國現代詩人《裴外的詩》（Jacques Prevert, 1900-1977）。

在我翻譯的美國詩裡面，有一首詩經常提醒我並警惕著我，那就是女詩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所寫的〈我是個無名小卒！你呢？〉：

我是個無名小卒！你呢？
你也是個無名小卒？

那我們可成了雙——別說出來！
你知道，他們會把我們放逐。

做一個名人多可怕！
眾目之下，像隻青蛙
整天哇哇高唱自己的名字
對著一個啞啞讚頌的泥淖！

它告訴我，做一個自由自在的平凡人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另外對我有相當大影響的是美國意象派詩人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他是一個小鎮上的小兒科醫生，他的許多短詩便是在看病的空檔用打字機敲打出來的。雖然他從未正式參加過任何派別，但他可能是美國詩人當中讀者最多的一位。我很喜歡他一首叫〈場景〉（The Act）的詩：

玫瑰花，在雨中。
別剪它們，我祈求。
它們撐不了多久，她說
可是它們在那裡
很美。
哦，我們也都美過，她說，
剪下了它們，還把它們交到
我手上。

我常引用這首詩來說明我對現代詩的一點看法。我認為一首好的現代詩，應該留給讀者足夠的想像空間。詩人的任務只是提供一座舞台，一個場景，讓讀者憑著各自的背景與經驗，隨著詩中的人物及事件去發展，去想像，去飛翔，去補充，去完成。它可能是生活中的一個片段，一個人物剪影，一段對話或一個心靈風景的素描。不說理，不自以為是地去作闡釋或下結論。因為我們的經驗每人不同，每天每時每刻都不同。讀者可根據各自不同的經驗與當時的心情，去獲得不同的感受。這樣的詩是活的詩，不斷成長的詩，歷久常新百讀不厭的詩。像這首詩，作者沒告訴我們詩中的男女主角是什麼關係。是夫妻呢？或是情人？剪下玫瑰花的“她”，是年華已逝的女人，看不得別人美呢？還是抱著憐香惜玉的心情，想讓盛開的玫瑰，在我們心目中保有最美好的形象與記憶？

而“我”為雨中玫瑰求情，是純粹的愛美呢？還是另有隱情？比如說想到了新交的情婦。如果是後者，那麼女主角絕情的一剪，還把剪下的帶刺的玫瑰花交到“我”手上，便大有殺雞儆猴的味道了。總之，短短幾行，可能性卻無窮。這便是詩，豐富耐讀的現代詩。

一邊翻譯一邊吸收營養，漸漸地我自己也開始寫起詩來。在不是故國的地方寫詩，面臨的最大問題，除了文化的差異之外，便是：用什麼語言寫？為誰寫？寫什麼？這些問題當然是相互關聯的。當時雄心勃勃的我，確有用英語寫詩，進軍美國詩壇的念頭，但很快便體悟到，如果思維仍習用母語，那麼最自然最有效的詩語言應該是自己的母語。用第二語言的英語寫詩，無異隔靴搔癢。語言確定以後，自然而然地，漢語讀者成了我寫作的對象。當時美國的漢語報刊不多，刊載現代詩的副刊更少，而大陸的門戶還沒開放，因此台灣的讀者成了我的主要對象，旁及香港及東南亞等地區。對這些讀者來說，美國的題材雖然也許可能產生一點異國情調或新奇感，但不可避免地會有隔閡；寫台灣的題材吧，對住在美國的我来说又缺乏現場感。在這種情況下，寫世界性的題材成了比較好的選擇。深層的原因當然是我一直相信，任何事物，只要深入它的內部，總可以找到一些能同時感動許多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歷史，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年齡，不同性別或不同職業的人的東西。作家的任務，便是挖掘出這些事物的本質以及廣義的人性，想辦法把它們完美地表達出來。下面這首短詩便是我當時的一個嘗試：

共傘

共用一把傘
才發覺彼此的差距

但這樣我俯身吻妳
因妳努力踮起腳尖
而倍感欣喜

一位詩評家在談到這首詩時曾指出，雖然我們可把它看成純粹的情詩，一對年輕的情人撐著傘在雨中擁吻的甜美鏡頭

，但更可把它推廣去涵蓋所有的人際關係。如果社會上的人與人、團體與團體、國家與國家、宗教與宗教之間，都有這種相互體諒、彼此調適愛護的精神，我們這個世界一定會更祥和更可愛。

我寫詩寫得最勤快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美國華文界，八十年代是詩的黃金時代，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是如此。陳若曦主編的《遠東時報》副刊、王渝主編的《僑報》副刊以及曹又方主編的《中報》副刊，都大量刊登過我的詩作。特別是陳若曦，她登得快，我也寫得勤。

前幾天我收到馬來西亞一個大學女生的來信，說她正在研究我的作品，要撰寫論文。她問我認為自己的詩大多屬於什麼類型？我要她參考廣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這本由海南大學的唐玲玲周偉民教授編著的《非馬藝術世界》，書中分別由詩，散文，翻譯，繪畫與雕塑各方面來檢閱我的藝術世界，並把我的詩分成八個不同的主題分類。但我告訴她，不管是什麼主題，我的詩都是“動了凡心”的結果，也就是說，它們都植根於現實，同大多數的普通人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

另外有一點要提的，是許多讀者開始的時候可能會對我的詩的形式不太習慣。我的詩一般都很短。這同我對詩的追求有關。我希望能用最少的字，打進讀者心靈的最深處。我的詩有時候只是一句話，而詩句的分行也比較特別。通常我的分行是基於下面這三個考慮：(1)內在節奏的需要；(2)突顯我要強調的字眼；(3)造成詩意的歧意或多解。比如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大學校園裡流行脫光衣服裸奔，引人注目。我有一首叫〈裸奔〉的詩：

如何

以最短的時間
衝過他們
張開的嘴巴
那段長長的距離

脫光衣服減輕重量
當然是
好辦法之一

可沒想到
會引起
傷風
化以及
諸如此類的
嚴重問題

把“傷風化”分行，就有造成歧意或多解的企圖，並達到驚訝震撼的目的。

下面我就根據《非馬藝術世界》書中的主題分類，用一些作品來談談我對現代詩的看法：

1. 幽默與諷刺

我一直覺得中國現代詩一般都太嚴肅正經，令人敬而遠之甚至望之生畏。生命裡當然應該有嚴肅的時候，但整天緊繃著臉，也未免太辛苦了。因此除了一些令人笑不起來的天災人禍外，我都盡量在詩中加入適當的幽默感。下面是我試寫的幾首帶有幽默或諷刺意味的詩：

2001年2月9日倫敦路透社有一段消息，說是有一對用手銬扣在一起的陌生男女搭乘飛機前往紐約。如果到2月14日情人節那天他們還這樣子一直鎖在愛情裡，他們每人將可得到7200美元的獎金。我不記得這是哪一個公司為他們的產品耍的廣告花樣，只記得我為他們寫了下面這首詩：

金鎖記

以鋼的堅貞
金的激情
我絕對相信
他們的愛
至少會維持到
情人節

1986年菲律賓總統馬可仕夫人伊美達(Imelda)逃亡到美國，人們在她的後宮裡發現了她的三千雙鞋子，為此我寫了下面這首〈長恨歌〉：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白居易

讓
千千萬萬

土裡土氣的種田腳
龜裂膿瘡的拾荒腳
疲累絕望的流浪腳
去哇哇大唱
他們的長恨歌

後宮佳麗三千雙
三千雙既佳且麗的鞋子
只寵愛一雙
伊美達的
腳

通貨膨脹

一把鈔票
從前可買
一個笑

一把鈔票
現在可買
不止
一個笑

通貨膨脹原來的意思是貨幣貶值，物價高漲。但在這種時候更可能發生的情況是，你手裡的鈔票會吸引更多賣笑的臉圍上來。笑貶值了，人也貶值了。

前年廣東佛山有一個叫小悅悅的女孩子被車子撞倒，路過的行人與車輛居然沒有一個停下來伸出援手救她，後來還是一個撿垃圾的把她像垃圾一樣撿起來，送到醫院也沒救活。我寫了下面這首詩：

活來死去
——給佛山車禍的小悅悅

麵包車前輪重重輾過
麵包車後輪重重輾過
卡車前後輪重重輾過
她都還輕輕活著

視而不見的眼輕輕掠過
冷漠的心輕輕飄過
風言風語輕輕拂過
她才重重死去

2. 社會性

幾年前在芝加哥一個中國文藝座談會上我曾經講過這樣的話：“今天一個有抱負的詩人不可能再躲到陰暗的咖啡室

裡去找靈感。他必須到太陽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須成為社會有用的一員，然後才有可能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對他所生活的社會及時代作忠實的批判與紀錄。”

下面這首詩都是我們常看到的社會現象，包括經常發生的槍擊血案：

明星世界

自編自導自演
真人真事的
肥皂劇
每天
從每個角落
血淋淋
搶著演給
好萊塢
看

1983年台灣有一個中學女生因受不了惡性補習的壓力，跳樓自殺，我為她和許多同她一樣為了升學而被功課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學生們寫了下面這首詩：

惡補之後
——哀跳樓自殺的台灣女生

惡補之後
妳依然
繳了白卷
在模擬人生的考試裡
他們給妳出了一道
毫無選擇的
選擇題
生吞活咽下那麼多
人名地名年代生字符號
公式條文定義定理定律
終於使妳消化不良的腦袋
嚴重積食
使妳不得不狠下心來
統統挖出吐掉

而當妳奮身下躍
遠在幾千里外的我
竟彷彿聽到
一聲慘絕的歡叫

搞懂了！終於搞懂了！
加速度同地心引力的關係

1987年汽車城底特律的華裔工程師陳果仁，因細故被白種工人誤認為搶飯碗的日本人，活活用球棒打死。事後白人法官祇判罰款的微刑了事，引起了全國華裔及亞裔的嚴重抗議，我寫了這首詩：

狗一般

有罪！
一個白人手裡的球棒大叫
黃色有罪！
就這樣
一個黃人被狗一般活活打死

無罪！
一個白人手裡的法槌大叫
白色無罪！

就這樣
一個白人被狗一般活活開釋

談到種族歧視，1961年我剛到 Milwaukee 的 Marquette University 念書的時候，有一天手裡拿著報紙的廣告去找公寓，一個房東老太太看了我一眼說：“我們不租給有色人種。”那時候美國還沒通過公民權 (Civil Rights) 的法律，無可奈何只好在心裡暗罵一聲妳這個死老太婆，妳請我住我還不一定要住呢！後來我寫了下面這首諷刺存在於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以及我們黃種人在這個社會中的尷尬地位的詩：

創世紀

當初
人照自己的形象
造神
這樣
上帝是白人
下帝是黑人
至於那許多
不上不下帝
則都是些
不黑不白人

希望虔誠的教友們不會太介意我借用聖經故事開個小玩笑，諷刺諷刺那些唯我獨尊的種族歧視者的心態。

(未完待續)

馬雅·安吉羅 (Maya Angelou, 1928-) 原名為 Marguerite Ann Johnson，生於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城，是歌手、作家、舞蹈家、詩人和黑人民權鬥士，曾在加州和阿肯色州受過教育，能歌善舞，過著雲霄飛車式的生活，並以此謀生，曾在多所大學執教，也曾擔任過美國作曲家格什溫 (Gershwin) 的著名描寫黑人生活的歌劇《波吉與貝絲》(Porgy and Bess) 內的主要角色而以此知名。她也是紐約市哈林區黑人文藝復興協會的一個成員。

1960年，安吉羅獲黑人牧師馬丁·金博士任命為領導美國南方基督教團契在北方的協調員，後來又得到卡特總統任命為國際婦女委員會委員。因為她在阿肯色州時曾認識克林頓，而受到後來成為總統的克林頓垂青。為了爭取政治的優勢，克氏打電話和寫信要求她作一首總統就職典禮上朗誦的詩，甚至到了敲她門進而告訴她要寫些什麼的地步！克氏本人的文學水平其實也不低，由此她完成了題為〈地平線升起來〉(The Horizon Leans Forward) 的一首詩，這首詩可說是安吉羅和克林頓兩人共同的作品。克林頓在主席台上曾說“我喜歡這首詩，過去的六個星期來，你（指安吉羅）比我們說得更好，似乎看到了我們的心思。”

這首詩的開端就在一段內以優美的文筆掃視了古生物學悲觀史 (Pessimistic Paleontology)：

大山，大河，大樹
接待過早已消亡的碩大無朋的生靈。
恐龍，留下表明它們
曾經逗留在地球上
冷冰冰的遺跡。
它們倉促毀滅時驚天動地的恐慌
已消失在塵埃和一個個世紀的憂愁裡。

隨之，詩人採用基督教徒的態度及靡菲斯特般 (Mephistophelean) 的口吻來安慰及鼓勵人類，在這不幸和悲慘的劣神

所創的物質世界中的痛苦。但是詩人仍然看到一個將來的美麗世界，只要我們有勇氣不灰心爭取下去。

女人們，孩子們，男人們，
把夢想放在你們的手心裡。
把夢想捏成你們內心最需要的
形狀。把夢想塑成
你們最公開的自我形象。
打開你們的心靈，
每個小時都為新的開端提供
新的機會。
別永遠與恐懼
聯姻，別永遠屈服於
殘暴野蠻。

地平線已升起，
為你們邁開改變的新步伐提供空間。
這兒，在今天激動人心的美好時刻，
你們會有勇氣
抬眼遠眺，並且看著我，大山，
大河，大樹，你們的國家。
別學乞丐似的國王米達斯*
現在你們別重蹈過去恐龍的覆轍。

此時此地，在這令人激動的新時代，
你們可以體面地抬頭去看
你們姐妹的眼睛，看
你們兄弟的眼睛，看
你們的國家，並且
帶著希望，只需道一聲晨安：
早上好。

——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譯

*希臘神話裡的弗利治亞國王，貪戀財富，求神賜給點物成金的法術。從此他碰到的所有東西都變成了黃金，使他無法生活。

在該詩朗誦之後，馬雅名聲大振，儘管馬雅一名的反諷性在印度文內是幻境女神的名字。出版者為她的自傳《我知道籠中鳥為什麼歌唱》和她的詩集增印了半百萬冊，克林頓曾要把該詩掛在白

宮辦公室內。她的個人生活多姿多采，兩次離婚，只有一個孩子。她曾暢遊非洲及以色列，獲過很多文學獎。

詩人獲邀在美國總統就職時朗誦詩曾有三次：佛羅斯特 (肯尼迪)、迪基 (卡特) 及安吉羅 (克林頓)，筆者認為安吉羅的長詩是最有文學價值的！作者採用了最摩登的寫作技巧，所有的後現代解構主義、精神分析、文法及原始意象、榮格的原始模型、唯心論和唯物論、諾斯替思想和存在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自由和民主及達爾文主義、薩滿比較宗教、禁慾和拜金享樂主義等等。最寶貴的是，作者在詩內流露出來認知心理學 (Cognitive Psychology)，是克林頓所知及吸收了的，那是美國學者 Dennett、Davidson、Rorty (請參閱他的著作《隨機性、反諷和協同》1989) 所提倡的套語匯 (a set of words)，那就是克林頓寫作的主要工具。該詩是一首優越的作品，比佛羅斯特朗誦給肯尼迪的長了幾倍而並不累贅。但儘管有如此偉大的詩作，美國人仍然要當宇宙的修理者和國際警察，奈何？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中國現代詩史上的巨人——紀弦去世了！他 1929 年開始寫詩，在大陸時曾獨力創辦《火山》詩刊，其後與徐遲、戴望舒集資創辦《新詩》月刊等；1948 年赴台後又創辦《現代詩》季刊，成立“現代派”，正式舉起了“現代詩”的大纛；移民美國後，雖已進入暮年，但仍然創作不輟，並參加當地文藝團體，扶植後進，不遺餘力。《新大陸》詩刊創刊後不久，從 1992 年 4 月第 9 期便開始發表他的詩作，1993 年獲邀為詩刊的顧問，詩刊並於同年 4 月第 15 期，組織了一個“紀弦八十詩展”的特輯。自此以後，直到 2005 年中風前，差不多每期都不必催稿，便準時有詩作寄來，稿末總不忘附上一或長或短的信，認真的態度，非其他詩人所能比擬。

紀弦一生對詩的堅持和信念，更是後學典範，他早年的許多詩論就已主張“詩”和“歌”分家，後來在給編者的來信和詩集《春天的遊戲》的序中，他總不忘提醒要取消“散文詩”這個詞，所堅持的理由也就是“詩就是詩，不是什麼別的東西！”編者最近收到一封讀者——其實也是新認識的作者來信，對編者反對“詩歌”這個詞提出了許多疑問？編者遂將歷年來“編輯筆記”中有關討論寄給他參考，想不到他讀後的回信卻得出了“稱‘詩’為詩是百份百的正確，但叫‘詩歌’也沒有錯”的結論！這或許正代表了當下詩人們的心態，既令人悲哀又啼笑皆非。編者之反對“詩歌”這個詞，除了詞本身的誤導和局限性外，更大的原因是，在自鳴為詩的民族、詩的國度裡，詩人的潛意識中，詩竟不能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而必須依賴歌纔存在？紀弦大半個世紀前便已堅持過的主張，又經過幾代詩人的努力，寫詩的我們仍然不能將這種心態切切實實的改正過來，中文詩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三十多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詩訊

著名詩人紀弦於今年 7 月 22 日凌晨，因年老體弱在舊金山密爾布瑞市與世長辭，享壽 101 歲。紀弦本名路逾，1913 年生於河北清苑縣，1948 年遷居台灣，創立現代派，創辦《現代詩》刊。1976 年移民美國，一生創作不輟，對現代詩的運動與發展有承先啟後之功，在世界中文詩壇上所佔的歷史地位難有可堪比擬者。

北京上苑藝術館由今年 7 月 20 日起舉辦一系列講座，其中專題“三十年三代詩人：北島／李亞偉／海子”由詩人沈浩波、樹才講授。

台灣中國文藝協會於五月時頒發 22 枚“文藝獎章”給海內外文藝領域表現傑出的文藝工作者，其中詩人林明理獲“新詩類”獎章，詩人張瑩獲海外文藝獎（詩類）獎章。

詩人伊沙及其妻子老 G 共同翻譯的俄國女詩人阿赫瑪托娃作品集《我知道怎樣去愛》經已出版，收錄近 200 首短詩和一首長詩，幾乎是詩人一生的作品。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弦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詩人已飛黃騰天……懷念紀弦



紀弦（中）過 101 歲大壽時，與二子路學恂、二媳李劍年合影，這是他生前最後一次照相。（路學恂提供）



1993 年 6 月 14 日攝於三藩市華埠，左四為紀弦。

2000 年 1 月 23 日，紀弦、胡明夫婦慶祝“月岩婚”席間。